

讀
史
兵
略
續
編

續史氏略稿卷之八

益陽胡林翼集

金匱高僧集稿

元祐〇〔世祖至元十三年〕先是宋道丞相文天祥至巴延軍巴延拘天祥令隨斷請使北行

至高郵

其客杜澠等十二人夜亡入真州安撫使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特二閩少

人

時猶未知更賈納款故再成以二閩爲首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今先約淮西兵趣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

西兵吾指揮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濟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揚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

同日大舉濟頭揚子橋皆沿江馳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之卽下合攻瓜步之三面吾自江中一而薄之雖

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瓜步既畢以淮東兵入京口淮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善

卽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結約初天祥未至真時揚有逸卒言北朝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

以天祥爲來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墨以制司文字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

分閩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導之如揚州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

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沫東入海道遇北兵伏瓊堵中得免飢莫能起

從權者乞得餘糧與行入板橋北兵又至衆走伏叢篠中北兵入索之虞侯張慶矢中目身被二創執杜澠金

應以去濟應解所懷金與卒得逸算二權者以質荷天祥至高郵稻家莊稻舞迎天祥至家遺子德潤衛送至

泉州遂由通州汎海以求二王是月始得抵溫州

宋陳宜中張世傑等奉益王是即帝位於福州府改元景炎以陳宜中爲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諫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爲樞密副使陸秀夫直學士院蘇劉義主管殿前司文天祥至福安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於陳宜中議論多不合固辭不拜乃以爲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聚衆於江淮杜清兵於溫州陳宜中以秀夫久在兵間知軍務每事咨訪始行秀夫亦悉心贊之旋與宜中議不合宜中使言者効讒之謫居潮州福建府今潮州

初臨安既破阿珠以宋太皇太后手詔諭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屢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歎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旣已臣伏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耆斃一人餘皆奔去阿珠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懷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庭芝罵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珠復遣使者持詔招庭芝庭芝開望納使耆斃之焚其詔於陣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糊甕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徇力戰不屈營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部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北兵多敗阿珠使巴延徹爾救之所將皆阿珠麾下才單識其旗輜皆潰才脫身走時高郵水路已絕阿珠復遣將陸路邀擊米運殺米卒數千由是餉益不繼阿珠請於

帝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早歸款庭芝不納會福安使至庭芝欲赴召命御賈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
鄭才將兵七千趣泉州將東入海庭芝既行煥卽以城降阿珠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餘人庭芝走入泉州
阿珠圍之且驅其妻子至陴下招降會鄭才疽發背不能戰泉州裨將孫貴胡惟李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
外兵庭芝投遼池中水淺不死遂與才俱被執至揚州阿珠責其不降才曰不降者我也懷屬不得已阿珠猶
愛其材勇未忍殺之煥謂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為不殺之何俟阿珠乃皆殺之揚民聞
者莫不泣下有宋應龍者以儒生知兵出入行陳三十餘年至是爲泉州招贍官州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
中來說降良臣召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臣大歡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及泰
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揚州既破元兵攻真州益急宋都統司計議趙孟錦乘轎襲其營少頃轎開營中見孟
錦兵少逐之孟錦登舟失足墮水死城遂破安撫使苗再成死之泰州新城在州北五里湖
萬中丁村在揚州西北

宋知邕州容昌馬鑾將入衛而臨安已破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阿爾哈雅將進取廣西鑾所部及諸峒兵
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嚴關攻之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鑾鑾退保臨江阿爾哈雅使人招降
鑾發弩射之攻三月鑾不降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藉訖無降意阿爾哈雅致書馬鑾許以爲廣西大都
督鑾不聽又請帝親降手詔諭之鑾焚詔斬使靜江以水爲固阿爾哈雅乃築壘斷大陽小溶二江以遏上流
決東南壞以濁其源城遂破鑾閉內城堅守又破之鑾率死士巷戰傷督被執斬其首猶揮掌奮起立喻時始

朴壁家世以忠勇爲名將至墮死歸數烈淮人黃文政先戍蜀軍潰走解江堅與同守城破亦被執文政大呼不屈斷其舌以次割削之文政含胡叱咄比死不絕聲越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麟以城降壁部將葉鈴
轉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爾哈雅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士卒從壁上呼曰吾屬飢不能出降苟
賜之食當聽命乃遣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北軍登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鬪牛嘵
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也甲以待要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礮然之聲如雷震震城堞皆崩煙氣沖天外
兵多驚死者火燐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爾哈雅悉坑其民民得逃入西山者七百人阿爾哈雅許以不殺招
之使降七百人皆自殺無一降者阿爾哈雅乃分兵取幹林瀋容蘇梧等州嚴關在興安縣西南十七里臨江
江導源靈川思磨山下至臨桂入桂江小駿水
水在興安西東合大融江至靈川合灤水

大兵破建寧府邵武軍宋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率宋主及衛王楊太妃等登舟時軍人十七萬民兵三十萬
淮兵萬人與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舟得進宋主行至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浦賡來謁請駐蹕張世傑不
乃掠其舟并沒其實山廣恐殺詣宗室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州者宜中等乃率宋主趣潮州浦賡遂與知
泉州田子鈞以城降

行省至南安音德御賈思山歸還建寧城出沒爲行省病相地置餉每餉設土餉更一人百夫長一人往來者

或遭劫掠則罪及之有土更數輩恐賽音誦德齊不已用至京師趣其事備數事帝顧侍臣曰賽音誦德齊受國愛民朕惄惄之此輩何故輕告卽命械送賽音誦德齊處治之既至脫其械且諭之曰若嘗不知上以便宜
命我故訴我專倚我今不汝罪且命汝以官能竭忠自贖乎皆叩頭拜謝曰某有死罪平章既生之而又官之
嘗以死報交趾叛服不常湖廣省發兵屢征不利賽音誦德齊遣人諭逆賊禪且約爲兄弟交趾王大喜親
至雲南賽音誦德齊郊迎待以賓禮遂乞永爲藩臣歸葬何叛柱征之有憂色從者問故賽音誦德齊曰吾非
臺出征也被汝曹冒鋒鏑不幸以無事而死又愛汝曹劫擄平民使不聊生及民叛則又從而征之耳師次羅
榮城三日不降諸將請攻之賽音誦德齊不可遣使以理諭之羅榮主奉命越三日又不降諸將奮勇請進兵
賽音誦德齊又不可俄而將卒有乘城進攻者賽音誦德齊大怒連喝金止之召萬戶叱責之曰天子命我安
撫雲南未許命以殺戮也無主將命而擅攻於軍法當誅命左右縛之諸將叩首請俟城下之日從事羅榮主
聞之曰平京竟仁如此吾捐命不辭乃舉國出降將卒亦釋不誅遂改爲元江府由是西南諸夷翕然效附夷
俗每來見例有所獻納賽音誦德齊悉分賜從官或以給貧民秋毫無所私爲酒食勞勦及製衣冠襍履易其
卉服草履絆皆欣悅

羅榮城今
元江州

〔十四年〕宋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會之遂復合昌縣李恒遣兵援敵而自將攻文天祥於興
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遁兵戰鏃步不利時鄧淵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淵兵先潰恒追天祥至方

石檣及之詔將軍信以短兵接戰惶疑有伏數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斃不動惶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仆天祥至卒坑兵盡潰時趙時貴坐廁與追兵問爲詔時貴曰我姓文迫兵以爲天祥擒之

天祥由是得與杜清鄒應等逸去至循州散兵頽集天祥妻子及鄒僚客將皆被執

杭州今嘉興州領步在貴縣北方石檣在慶元縣

南充枕在興國縣西
北瀘州今惠州府

張宏範以弟宏正爲先鋒戒之曰汝以曉勇見遇非私汝也軍法重我不敢以私撓公汝慎之進攻三江寨寨據險乘高不可近乃連兵環之寨中惄人持滿以待宏範令下馬治朝食若將持久者持滿懷疑不敢動它寨俱不敵佛宏範忽麾軍連拔數寨逼擣三江拔之中書左丞相行江東道宣慰使叢高特旨江南既平兵民宜各置官屬蒙古軍宜分屯大河南北以餘丁編立部伍絕其掠掠之患分揀官僚本以革阿哈瑪特置設之鄂其將校立功者例行沙汰何以勸後新附軍士宜令行省賜之衣糧毋使闕乏帝嘉納之

三江口東西北三江合處也在廣州府北

其間

(十六年)張宏範由湖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覬知宋主所在宏範兵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董先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敗乃曰頓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陳碇海中中艦外舳以大索四周起板柂如城堞攀宋主居其間為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水淺舟艤不可進宏範由山東

轉而南入大津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宋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宏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
飛風縱火焚之世傑縱艦皆墮泥淖長木以拒火舟不爇宏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韓氏甥在宏範軍中宏範
署爲萬戶府經歷三遣諭禍福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爲主死不夢也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宏範
乃強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強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詩與之
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宏範笑而止復遣人語居士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
執汝復欲何爲士民亦無叛者宏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糒飲海水水鹹齶嘔泄皆大困世傑帥
部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庚午李恒兵自廣州來會與宏範合守崖山北諸將請以礮攻之宏範曰礮攻敵必
浮海散去吾分追非所利不如以計來留而與戰也且上戒吾必翦滅此今使之遁何以復懼亦曰我軍雖閩
數而敵船正當海港日逐潮水上上下宜急攻之不然彼薪水既絕自知力屈恐乘風潮之勢遁去徒費軍力不
能成功也遂定議與宋舟相直對攻宋張世傑都將陳寶來降己卯宋都統張達乘夜來襲敗還癸未平旦張
達分諸將爲四軍李恒當其北及西北角樓諸將分居其南及西南船將其一相去里許令曰敵東附山潮
退必南遁南軍急攻勿失之西北軍聞吾樂作乃戰又令曰敵有西南船聞其將左大守之必驕勇也吾其自
當之頃之有黑氣出山西宏範曰吉兆也潮退水南漏恒從北面順流衝擊世傑以淮兵殊死戰矢石蔽空日
中潮長南面軍復乘流進攻世傑腹背受敵戰益力恒不能勝宏範所乘艦以布躡四面將士負盾而伏樂作

世傑以爲且寘少懈宏範回艦尾抵左大槳左大射矢築布障機索如網宏範度其矢盡命撤陣伏盾兵矢石俱發每左大艦又與夏御史戰奪七艘諸將合勢乘之自己至中呼聲震天俄而宋軍有一舟橫旗仆諸舟之橫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會日暮風雨晦霧四塞咫尺不相辨世傑遣小舟至宋主所欲奉宋主至其舟謀遁去陸秀夫恐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孰不肯赴宋主舟大且諸舟環結秀夫度不得脫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宋主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爲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卽負宋主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衆宋主時年九歲世傑乃與燕劉義嘶離港乘_之霧濶去餘舟尙八百艦爲宏範所得越七日屍浮海上者十餘萬人軍卒求物尸間遇一尸小而脣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卒取寶以獻宏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廣王灑死報楊太妃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者止爲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之海濱颶風怒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爲也登樓露香祝曰我爲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潮陽港在潮陽縣甲子門在海豐縣東厓山在新會南接上年宋主是崩於潮州陸秀夫與朱立奇獨駐厓山也潮州在吳川縣南海中

先是兵下江西南安守臣迎降獨南安縣不下縣人李梓發黃豐共推縣尉葉茂爲主繕治守具達春引衆萬餘攻之邑相拒丸城牆南及周梓發率衆死守蓋則隨機應變夜則鳴金鼓劫券達春等相顧曰城如磚子大人心乃固硬耶遂親至城下諭降城上裸露大罵俄砌發幾中達春乃徙營水南自冬徂春力攻三十五日死

者數千不能克久之茂出降元軍乃退林普賢堅守如故及歷山破參政賈貴又往諭降城上仍謂屬不已時衆稍稍徙去心力頹懈居貞命方文等進攻凡十五日城破屠之焚殺聚家自焚縣人多殺家屬巷戰殺敵相逼當

(十七年)詔立陝西四川等處行中書省以布哈爲右丞李德輝汪惟正並左丞初稱施鬼國既降復叛詔雲南湖廣四川合兵三萬人討之兵且麗境邇李德輝在播州乃遣安珪馳驛止三道兵勿進復遣張學忠諭鬼國速降其酋阿察熟德輝名曰是活合州宇公耶其言明信可恃卽身至播納款德輝以其事上聞乃改鬼國爲順元路以阿察爲宣撫使時有以受鬼國馬千數諭德輝於朝者帝曰是人朕所素知雖一羊不妄受爾有是耶及左丞之命下而德輝已卒變夷哭之哀如私親爲位而祭者勸輦千百人合州安撫使王立襄經率吏民拜哭聲震山谷燭發百人燭喪與元播州安撫使何彥清率其民立廟祀之播州今遵義府順元今貴陽府卽彝族鬼國也

鄂勦哲圖討陳桂龍等直抵其營賊乘高騎下人莫敢進興命人挾東藏船身逃至山半棄船而退如是六日誘其矢石殆盡乃無聊焚船斬首二萬級桂龍遁走入山洞按此在汀洋間也

(十八年)征日本軍敗行諸將喧譁帝曰有一事朕憂之恐卿輩不和耳范文虎新降者也汝等必輕之先是翰林學士王贊聞師行有期入諫曰日本小夷海道險遠勝之不武不勝則損戒臣以爲勿伐便帝震怒謂非所宜曾詔征日本軍回所在官爲給糧先是命阿達哈代阿喇罕分戍三海口就招海中餘寇未至而寶都洪

俊奇范文虎李庭金方慶等曰狀濟至平遼島遇風敗舟諸將各擇堅船乘之棄土卒十餘萬於五龍山下
聚推張百戶者爲帥方伐木作舟爲隸計日本覩知之盡殺蒙古高麗漢人謂新附軍爲唐人不殺而奴之十
萬之衆得逃還者三人而已文虎部將楚鼎別率千餘人渡海亦遭風壞舟歸挾破船板漂流三晝夜至一山
會文虎船因得達高麗之金州合浦屯駐散兵漂泛漸集遂率之以歸

(二十二年)荆湖占城行省請益兵時陳日烜所逃天長長安二處兵力復集興道王船千餘艘聚萬劫阮盤
在眾平而官兵遠行久戰斬處其中索多蒙古岱之兵又不以時至故請益兵帝以水行爲危令還陸以往鎮
南王托歡兵擊陳日烜敗走之遂入其城而還日烜遣兵來追索多李恒戰死初托歡屢移晝日烜欲假道寃
不納益修兵船爲迎敵計托歡乘間尋徑爲橋渡寃江北與日烜大戰破之日烜遁走不知所之其弟孟稷
率其屬來降然交兵雖敗而勢益盛適遇夏霖掠軍中疾作死傷者衆而占城寃不可逼乃謀引兵還攻臨兵
追襲之李恒殿中禪矢一卒因憶而趨至恩明州卒索多軍興托歡相去二百餘里托歡車追索多猶未之知
而還其屬交人跡於乾湘江索多力戰而死占城在越南

吏部尚書劉宜上言曰近畿復置東征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役不患安危備禦多建伐占城哈雅吉平交
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械糧運官員大糧鹽東軍鹽並起蓋吳達涉江海瘴毒之地死傷過半連
云未解且在臨安未拔出淮海小郡道親王親兵深入水界報功勳多為賊所殺自是甚尋况日本海津萬里

疆土關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勤矣屢敗繼不過風可到他處僥幸國地廣徒衆眾多彼軍四集我師無援萬一不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卽暗伐高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百萬唐太宗以英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徒增追悔且高麗平壤諸城皆居陸地去中原不遠以二國之衆加之尙不能克況日本僻在海隅與中國相隔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二十三年)湖南宣慰司上言連歲征日本及用兵占城百姓鬻子轉輸賦役煩重士卒觸瘴病多死傷者率生愁歎四民廢業貧者棄子以偷生富者鬻產而應役倒懸之苦日甚一日今復有事交趾動百萬之衆虛千金之費非所以恤士民也且舉動之間利害非一兼交趾已嘗納表稱藩若從其請以甦民力計之上也無已則宜寬百姓之賦稍輕餉甲兵俟來歲天時稍利然後大舉亦未爲晚湖廣行省臣職格是其議遣使入奏且言本省鎮戍凡七十餘所連歲征戰士卒精銳者罷于外所在者皆老弱每一城邑多不過二百人竊恐姦人得以窺伺虛實往年平章阿爾哈雅出征輸糧三萬石民且告病今復借其數官無儲畜和糴於民間百姓將不勝其困宜如宣慰司所言緩師南伐先是吏部尚書劉宣亦上言安南臣事已久歲貢未嘗愆期往者用兵無功瘡痍未復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且交廣炎瘴之地毒氣害人甚于兵刃今以七月會諸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不免陸運無車牛載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

西湖南調度類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廣塞遼漢峒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大兵一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請量萬全方略不然將復蹈前轍矣奏入會湖廣宣慰使章至帝卽日下詔罷征繼土卒還各營陳益稷從師還鄂

(二十四年)宗王納額反諸王諾延等皆應之帝聞侍衛士阿寶克布哈計將安出對曰臣愚以爲莫若先安撫諸王乃行天討則叛者勢自孤矣帝曰善卿試納朕行之阿寶克布哈卽北說諾延曰大王聞納額反耶曰不知也曰聞大王等皆欲爲納額外應今納額既自歸矣是獨大王與主上抗爭主上昭明亦知非大王意置之不問然二三天臣不能無惑大王何不往見上自陳爲萬全計諾延悅許之子是諸王之謀皆解阿寶克布哈還報帝乃諭親征命徵兵遼陽以千戶帥錫保齊之衆從行阿寶克布哈以大同興和兩郡當車駕所經有雜蓋領者數十里無居民請詔有司作室嶺中徙邑民百戶居之割境內錫保齊牧地使耕種以自養帝從之遣御史諭北京等處宣慰司凡據納額所部者禁其往來毋令乘馬持弓矢帝自將征納額駐上都括江南僧道馬四詔范文虎將衛軍五百鎮平樂以奇微爲親軍都指揮使伊蘇岱副右衛策事王通副之同知留守兼少府監事王思廉謂留守丹津曰藩王反側地大故也漢瓦鎗削地之策實爲良圖宜爲上計之丹津以聞帝曰汝何能出此計也丹津以思廉對帝嘉之百官以職守不得從征納額獻馬以給衛士帝至破爾都城之地納額率所部大葛遁行在而陳遠左丞李庭等將漢軍用漢法以戰既而納額之黨金麻努塔布岱擁衆號十

萬進逼乘與帝親屬詣軍圍之納額塞壁不出司慶卿特爾格曰彼衆我寡當以疑退之於是帝張曲蓋據胡牀坐特爾格進酒布岱按兵覘之不敢進李庭曰彼至夜當遁耳乃引壯士十餘人持火礮夜入其陳破發果自潰散帝問何以知之庭曰其兵雖多而無紀律見車駕駐此而不戰必疑有大軍繼之是以知其將遁遂命庭將漢軍御史大夫伊寶特穆爾將蒙古軍並進追至寶列們林擒納額以獻遂伏誅初潞州靳德進精於黑之學所習休咎輒應時用天象以進規諫多所裨益累遷福晉監事司天事及是從征納額揆度日時率中旗會詔將欲剿滅其黨德進獨陳天道好生詔緩師以待其降帝嘉納之李庭之討納額也將校多用國人或其親屬立馬相讐語輒釋杖不戰邊巡退卻帝患之葉李密敗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既親屬誰肯盡力徒費陛下降制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漢軍列前步戰而騎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關彼審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衆踏之無不勝矣帝用其謀果奏捷自是益奇李初納額將叛陰遣使結額布罕騰勒噶奇徹親軍衛指揮使托克托呼執之盡得其情以聞詔騰勒噶入朝將由東道進托克托呼言於北安王曰彼分地在東脫有不虞是縊虎入山林也乃命從西道既而有言額布罕叛者衆欲先聞於朝然後發兵托克托呼曰兵貴神速若彼果叛我軍出其不意可卽圖之否則與約而還卽日起行疾驅七晝夜渡圖呼喇河戰於托樂城大敗之額布罕僅以身免易保書主腦官也與和在張家口北廟黃等四旗收地圖呼喇河托樂城平著蒙爾都烏魯未詳

納額餘黨犯威平遠東道宣慰使達善從皇子愛額齊合兵出瀋州進討初帝命達善領軍一萬與愛額齊同

力備禦納頑女真水達勒達官民與納爾連結達春送棄妻子與麾下十二騎直抵建州距咸平千五百里與納頑黨達薩巴圖爾等合戰兩中流矢繼知其黨特圖格素爾齊等欲誘皇子乃以數十人退戰千餘人扈從皇子渡遼水納頑軍來襲達春轉騎而前射其酋特古岱墮馬死追兵乃退遂軍懿州老幼千餘人焚香羅拜道旁泣曰非宣慰公吾屬無遺種矣達春軍至遼西龍山北小龍泊得叛僉史圖凌岱盧全等納款書期而不至達春卽遣將討擒之又獲其黨王薩布復與庫錫爾等戰破之將士欲俘掠達春一切禁止與簽院漢瓜監司托克托岱追納頑餘黨北至金山悉平之威平在鐵嶺縣北瀋州今奉天府建州今鈴縣懿州今廣寧縣水東西二源自海外合流而南逕開元縣城承德邊關海城之西而有入海

鎮王托噶以諸軍征安南次思明州留兵二千五百人命萬戶賀祉統之以守趨重程屬飛鄂囉哈達爾以漢券兵萬人由西道永平鄂囉齊以萬人從鎮南王由東道女兒關以萬人爲前鋒烏訥爾樊祖以兵由海道經玉山雙門安邦口遇交趾船四百餘艘擊之斬四千餘級生擒百餘人奪其船百艘送趨交趾程飜飛鄂囉哈達爾經老鼠陷沙坎竹三關凡十七戰皆捷是月鎮南王次茅羅港交趾興道王遁攻浮山寨拔之又命船飛阿爾以兵二萬人守萬劫且修營賴山及至靈山木柵命烏訥爾將水兵阿巴齊將陸兵徑趨交趾城鎮南王以諸軍渡富貢江次城下敗其守兵陳日烟與其子棄城走敗喃堡諸軍攻下之者夙關在越南城山府北俗音

(二十五年)陳日烜復走入海。鎮南王以諸軍追之不及，引兵還。交趾城令烏訥爾將水軍迎張文虎等乘船又發兵攻其諸寨，破之。鎮南王托圖復遣兵追陳日烜於海，不知所之。烏訥爾不見，張文虎船復還。萬劫右丞相阿巴齊曰：「賊築巢穴，遠邇意待吾之敵而乘之。」將士皆北人，春夏之交，瘴癘將作，餉餉且盡。今出兵分定其地，招降納附，勿縱士卒侵掠，急捕日烜，此策之善者也。時日烜復遣使請降，以欽師諸將信其說，久之不降。擁衆據海口。阿巴齊率衆攻之，將士多被殺，不能進。諸營復叛，所得險隘皆失守，遂謀引還。日烜復集微兵三十萬，守染東關，遇托歡歸路，諸軍且戰且行，日數十合。賊據險發毒矢，將士裹瘡以戰，焚枯阿巴齊皆死。前軍銳都禦番勇乘之，突厥小卻托歡由單已縣趕至盤州間道，以出次思明州，命安順引兵還。雲南鄂囉齊以諸軍北歸，日烜尋遣使來謝，進金人代己罪。帝以托歡無功，而還令出鎮揚州，終身不容入覲。

湖南盜竊一任，誘衡永寶慶武岡人，嘯聚四望山，久不能討。行省左丞劉國傑帥師擊破之，斬首盜餘衆悉降。將校詣曰：「此輩久亂急則降，降而有聲，復反矣。不如盡坑之。」國傑曰：「多殺不可，況殺降也？乃相要地爲三屯，遷其衆守之。每屯五百人，以備賊且襲。廢田株，使賊不得為築穴降者，有故田宅，盡還之。無者，使雜耕屯中，後皆爲良民。」四望山在邵陽，湖南百二十里。

(二十六年)初，托克托呼從皇孫噶瑪拉征哈都，抵杭愛嶺，賊先據險，諸軍失利。惟托克托呼以其軍直前，壓禦皇孫而出，追騎大至，乃遇精銳設伏以待之。賊不敢過。至是，帝巡幸北邊，召見慰諭之曰：「昔太祖與其臣

同患難者飲班珠爾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勉之

杭愛山在今寧德西班珠爾河即潭河今鄂爾坤河

以玉憚爲福建閩海道提刑按察使憚上言曰福建所轄郡縣五十餘連山距海實爲邊徼要地而民情輕謠自平宋以來官吏貪殘故山寇往往囁聚愚民因而蠭附剽掠村落官兵致討復數踰之甚非朝廷一視同仁之意也今雖不能一一擇任守令而行省官僚如平章左丞尚嗣宜特選清望素著文足以撫綏黎庶武足以折衝外侮督使鎮靜之庶幾治安可期也憚黜官吏貪汙者數十人察繫囚之冤滯者決而遣之戒戍兵無得害民家別創營屋居之民得少安

(二十七年)江淮行省平章布琳彌岱言福建盜賊已平惟浙東一道地極邊惡賊所巢穴宜以哈喇岱一軍戍沿海明台伊拉齊一軍戍溫處扎呼岱一軍戍紹興婺其甯國徽初用土兵後皆與賊通宜以高郵泰兩萬戶漢軍易地而戍揚州建康鎮江三城跨據大江人民繁會宜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諸司府庫所在置四萬戶府水戰之法禁止十所宜擇湖海沿江要害二十二所分兵閱習伺察諸盜錢塘控扼海口而止戰船二十艘故海賊時出奪船殺人宜增置百艘則盜賊不敢發從之

江南江西湖廣省左丞劉國傑下令往贛之謂將交諫曰此他省盜也國傑曰縱寇生憲豈可以彼此言耶乃還經兵乘夜鼓去糧餉一日夜趣賊境賊數千逆戰至見軍容不整曰此鄉丁也易之國傑以數千騎圍擊之賊大敗斬首五百餘級奪所掠男女日暮收兵去營中民驚見怪之莫知其誰明日又忽至召募

民歸其男子曰吾劉二巴圖也民皆棄以爲神因告別臺鹽太撫居南安十八年國傑乘隙突入其巢賊衆驚亂自相蹂踐官軍搏之自旦及午所擒殺甚衆還民桂東未幾龍泉盜復起縣令劉德遠率師追擊賊退保大井山乃分軍三道趣之追斬聚馬而入時天大雨賊不爲備遂掩擊殺之還鎮道州盜據之邑人守土大吏尚不分畛南嶺山東北皆有雨患未嘗莫晏十八年夏南安山名節縣南有大井山大井山未聞

二十九年知上恩州黃勝許博其險遠與交趾爲表裏聚衆二萬據忠州辛亥詔遣湖廣省左丞劉國傑討之賊衆勁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中人無愈者國傑身率士卒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標圍之徐伐山通道且戰且進國傑拔眾山寨黃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國傑三以書責交趾督督不與師還盡取賊巢地爲屯田募度運諸糧人耕之以爲兩江散騎後蠻人謂屯爲省地莫敢犯者詔遣使卽軍中以五帶賜之國傑入朝帝謂朝臣曰湖廣重地惟劉二巴圖足以鎮此僨人不能也命無遷他官越南諺山府東有象山而內地恩明州東有遜

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福建行省平章徵引兵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貞由官吏污舉所致今既來歸卽爲平民吾安忍罪汝其速改耕桑安汝田里毋恐他鄉聞之悉歎附未幾歐狗爲其黨縛致梶首以徇勸從者不戮一人汀漳悉平

湖廣辰州變拔行院副使劉國傑簽院事索諾木達覽往討之不利移文察辰澧沅民間奪土三千行省平

章哈喇哈斯以民弗舊與強之徒尙吾民勿醉右示圖呼魯曰兵貴訓練乃可用也漢軍不習射因襲攻營古
人所利遠與之果以此獲勝

湖廣平章政事摩爾撒斯麻哈永州判官烏克遐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當管徵外蠻數為寇澤相行並徵得迤南布齊撫寧縣民仇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破水墾田築八場以節減糧得稻田若干頃歲收穀為軍備邊民賴之

(三十年)史朝等之征瓜哇也以上年十二月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漂盪舟掀簸士卒皆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原交趾占城界正月至東龍西麓山牛嶺突入混沌大洋橫檣假里馬答勾欄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舟以入朝與伊克密實高興分軍水陸並進伊克密實將水軍與將步軍會於八節洞時瓜哇與鄰國萬耶擴怒瓜哇主哈只葛速那加已爲萬耶所殺其墮土罕必蘭耶攻萬耶不勝聞朝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萬耶國地圖迎降求赦朝與諸將進擊伊克密實遂敗於西南路不過擊擊其東南路殺數百人餘衆奔山營東南路城復至與又敗之萬耶主遇歸其國與曾瓜哇雖降情中弊與萬耶合則孤軍絕糧絕事不可測朝擊分民工招致與伊克密實各將一道攻萬耶至苦哈城萬耶兵十餘萬迎敵自旦至午萬耶兵敗入城自守萬耶主出降並取其妻子官爵以爵士罕必蘭耶乞歸易降表及所藏珍寶入朝朝與伊克密實許之賜力普

其失計弗聽遣萬戶二人以兵護送土罕必圖耶果於道殺二人以叛乘夜遁夾路撫奪興力戰以出制自斷
卻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行六十八日夜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人以所得金字表及金銀庫蒙等逃此
是歲路也七湖洋萬里石塘曾廣
東洋曾貴茶盤之西南矣

命劉國傑從諸王伊濟勒督諸軍征交趾湖廣行省平章哈喇哈斯戒將吏無擾民會有奪民魚米者杖其千
戶軍中肅然俄有旨發湖南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喇哈斯遣使奏曰往年遠征無功虧壞未復今
又徙民遼鄉必將怨叛吏初不知其奏抱持不與奏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未聽使還報羣民皆感悅及廣西
元帥府請募南丹五千戶屯田寧上行省哈喇哈斯曰此土著之民誠為便之內足以資空地外足以制交趾
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餉餉有餘卽命度地立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糧農具湖南宣慰使張國紀建議欲按廣
宋末征民間夏稅哈喇哈斯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

南丹土州屬廣遠府

巴延既降明理特穆爾因留拒哈都廷臣有謂巴延與哈都過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伊
實特穆爾代之居巴延於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三駟會哈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伊實特穆爾曰
公姑止待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哈都兵交且戰且卻凡七日諸將以為怯懦曰果懦戰何不授車於
大夫巴延曰哈都懶軍涉吾地邀之則逼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諸君必欲速戰若失哈都誰任其咎諸將曰
領任之卽還軍擊敗之哈都果脫去乃召伊實特穆爾至軍授以印而行皇孫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

巴延舉所酒曰可憤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爲便豐保悉從之

哈爾西北邊將王
和林以報

(三十一年)初勦中諸營曾既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懷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
嘗討降之升泊崖為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已而復叛攻之不能下帝御位大敵并敵萬頃等亦不降乃命湖
廣行糧塞副使劉國傑率兵討之國傑職至辰州進攻明溪賊曾萬丑擁衆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百戶馬保
兒戰死是月進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戰擊卻之明日萬丑倍衆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死士陷陳
東軍奮擊敗遂破其乘焚之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康次三羊奉其左右臂也宜
先擊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此皆磨詭軍攻石康次誠不能支乘暮還遂拔施溶萬頃斬之復窮搜
其黨攀坐株連凡千餘里巴洞在瀘州泊崖洞即施溶州在沅陵西北百一十里石康次三羊峰
其附近山名楠木坡在辰州府西北二百里桑木溪在辰州屬沅水東

(成化元年)辰澧地接溪洞宋營遷民立屯免其徭役聚之在播音曰臨丁在辰音曰寨兵宋亡皆庶
湖廣行省平寧劉國傑既平田萬頃乃恐復其制又輕資本陞都御史巡桂陽凡歲朝江西鹽所出入之地南北
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境安寧西界黔中地屬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營
不能復寇盜賊遂息是月入朝賜五帶錦衣弓矢嘉之曾祖傑在軍中每以來贊將士帝命備慎之節曲有
功着各級官

(二年) 輒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將討之輒望遠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威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唐士選請自往卽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鑑、元明善二人持文牒以去衆與之其所爲至輒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指賊器不百里命鄉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微亂之人悉繫於法復誅姦民之爲擾城者于是民等出自效不數日六十載擒餘衆悉散軍中獲賊所爲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據明書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博采審召其使謂之曰汝公上功德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吾曰朝廷若以軍功爲問但言撫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耳但請罷職更數人而已不啻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大德二年) 西北諸王將帥共議防邊威曰敵往歲不冬出卽可休兵於境裔屬濟蘇曰不然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鶯鳥將擊必圖其形備不可緩也衆不以爲然奇爾濟蘇禪厥兵以待之是冬敵兵果大至三戰三克奇爾濟蘇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兵不繼馬蹶遂爲所執不屈死西北諸王
奇爾濟蘇也

(五年) 墓子哈尙之撫軍北歸也宿衛哈喇托克托從至是朝議北師少忘紀律不嚴命太師樞密宣徽使伊經被甲持矛身先陷陣一軍隨之哈尙銳欲出戰哈喇托克托執轡力諫哈尙恐揮鞭扶其手不退乃止已而進擊托克托乎斷一土之首連背憲以獻哈尙壯之哈都兵趨金山而南止於鐵壁古山因高以自保奇徹親

軍都指揮使棹和爾急引兵敗之復與都爾幹相持於和勒圖之地棹和爾以精銳臨其陣伊撒察喇攻破之
背五軍合擊所殺不可勝計哈都旋死都爾幹之兵潰奔哈尙親視其戰乃歎曰棹和爾何其壯耶力戰未有
如此者論功以棹和爾爲第一帝出御衣遺使賜之

羅鬼女子蛇節反烏撒烏蒙東川芒部諸蠻從之皆拔陷貴州丁未命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及楊賽音布哈
等率雲南四川湖廣各省兵分道進討諸蠻梁王提兵應之軍中機務一聽國傑慮分賊兵勁銳且多健馬官
軍戰失利國傑令人持一盾布釘其上俟陳合即乘盾包逼賊眾遂之馬皆不能止逼盾皆倒國傑鼓之大敗
既而復合衆詣戰國傑弗應數日度其氣衰一鼓破走之追戰數十里羅鬼貴陽府及安順府苗也烏撒今屬南州烏蒙今昭通府東川今東川府芒
都今境

(六年)初西南行省劉深請征八百蠻諸國無功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蠻姦乃荒裔小夷取

之不足以爲利不敢不足以爲害而猶深取上罔下卒兵伐之經過八番盤桓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
能制亂反爲亂衆所制食盡計窮倉廬退走喪師十八九棄地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巴圖總管
以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正當農時羣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
從征敗卒皆西南諸夷皆山澤瘴疬湖深林甚险惡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天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
我軍騎衆亦難獲為然惟突厥道阻峻以若我師進不得前旁無所掠將不暇自困矣且自征伐營圖占城交

禦賊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尺土一民之益計其所費可勝言哉去歲西征及今此舉何以異之請早正深
禪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讐禦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靖爭一旦之勝負也爲今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
內安外固漸次服之此王者之師萬全之利也初禦衆已如此欲罷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害皆
烏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禦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挾緩之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讐怨待彼有可乘之隙我有
可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貪恩任威深識
禦敵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還請病去元江普洱邊外曰車臣其西南

曰八百大甸即八百鄉等處

〔仁宗嘉祐二年〕贛州賦稅五九兩都焚四廄狀趙同知分掠郡邑官軍擧蔡五九兩都四廄五九盡修攻
具招集失業之民勢益張遂陷汀州南化縣僧稱王號遁江浙行省平車東律等率兵討之臺臣曾槩五九之
變皆由捕獄塞鼎經理田糧與郡縣橫加酷姦逼抑至此新豐一縣撤民廩千九百區更裏揚骨盈張頃散流
毒居民請罷經理及實括田租時臺臣不敢斥言特門德爾建議之非但冒有司奉行不督帝悟其弊命罷其
役詔下民大悅由是五九之勢漸衰新豐城信
豐之說

雅克特穆爾聞泰定帝崩興西安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以防洩漏於是籍府庫錄符印召百官入內
聽命時周王和寶拉方達在沙漠猝未能至庶生他變乃遣前河南行省參政明塔木阿勒阿勒圖迎懷王國卜特
穆爾於江陵寄以意諭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巴延令備兵以備屬從明塔木阿勒阿勒圖以其謀害告巴延巴

通志卷之三十五

通志曰此吾君之子也卽集僚屬告以故於是會計倉庫府庫銀粟金帛之數來與供御半領賑荒徙旅委積士馬芻糧供備之須以及賞賚犒勞之用靡不備至徵發民丁增置驛馬補城槽汲據地修戰守之具解徵運斤
頓日披堅執銳與僚佐屬探尋其便宜明培棟阿等至江陵甲辰懷王發江陵道使召鎮南王特穆爾布哈威
順王寬額布哈湖廣行省特穆爾布哈來會復令奈曼台爲北使稱周王從諸王兵整飭南來中外乃安懷王
至忙罕巴延慶寧陝撫甲申典百官父老導入咸僻伏稱萬歲卽叩首勸進王絳金劍寶刀及海東白鷺文豹
馬巴延明日扈從北行阿爾哈雅鎮汗高價糴粟以時糧儲命近郡分治戎器閱土卒括馬民間以備不虞王
在和林懷王在江

因晉武宗子也

〔泰定帝致和元年〕上都諸王及用事臣以兵分道犯京畿粟王旺沁右丞相速實特穆爾太尉布哈平章政
事瑞魯御史大夫常珠等兵次榆林雅克特穆爾督師居庸關道隨敕調上都兵於榆林擊敗之追至懷來而
遇上都諸王賴森特穆爾遼東平章圖們答爾以兵入還民鋏遣薩敦往招至薊州東流沙河累戰敗之雅克
特穆爾率諸王大臣請單正大位以安天下懷王固辭曰大兄在朔漠子敢棄天序乎雅克特穆爾曰人心向
背之機間不容髮一或失之懲膺無及懷王曰必不得已當明著吾意以示天下而後可懷王卽皇帝位於大
明殿圖門答爾兵至薊州卽日命雅克特穆爾將兵擊之己亥次二河而旺沁等軍已破居庸關遼東屯三家
門子雅克特穆爾等食宿倍道而進丁丑抵榆河關帝出齊化門親帥將親督戰雅克特穆爾單騎請見曰陛下

出民必驚凡敵寇之事一以責臣願陛下亟還宮以安黎庶帝乃還雅克特穆爾與旺沁前軍過於榆河北擊敗之追至紅橋北旺沁將樞密副使阿喇特克爾指揮呼圖特穆爾引兵會戰阿喇特穆爾執戈入刺雅克特穆爾側身以刀格其戈就斫之中其左臂部將和尙馳擊呼圖特穆爾亦中其左臂二人騎將也敵騎奪氣遂却因據紅橋兩軍阻水而陳命營射者射之遂退師於白浮南命知院伊蘇岱爾巴都爾伊納斯等分爲三隊張兩翼以角之敵軍敗走辛巳雅克特穆爾與上都軍大戰於白浮之野雅克特穆爾手斃七人會日晡對壘而宿夜二鼓遣阿蘇特穆爾等將精銳百騎鼓譟射其營敵衆驚擾自相擊至旦始悟人馬死傷無數壬午天大霧在汎等竄身山谷癸未集散卒復來戰雅克特穆爾率師駐白浮西望望不動是夜又命薩敦前軍繞其後部曲巴都爾壓其前來營吹銅角以震懾之敵亂自相擊已乃西遁迎明迫及於昌平北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帝遣使賜雅克特穆爾上尊諭旨曰丞相每臨陳躬冒矢石脫有不虞奈何自今第以大將旗鼓憑高督戰可也雅克特穆爾對曰凡戰臣必以身先之若委之諸將萬一失利悔將何及是日敵軍再戰再北旺沁軍騎亡命薩敦追之不及還至昌平南俄報吉北口不守上都軍掠石槽乃遣薩敦爲先驅雅克特穆爾以大軍繼其後至石槽敵軍方炊拚其不備直擣之大軍並進追擊四十里至牛頭山擒駙馬博圖特穆爾等獻頭下戮之各衛將士降者不可勝計餘兵奔甯夏道薩敦之逐出吉北口薩敦及諸王伊蘇岱爾伊納斯等率陷通州將護京師雅克特穆爾急引軍還會京城里長召募丁壯及百工合萬人與兵士爲伍乘城守禦命居

庸關及冀甯保德靈石代崞屬石汾陽吉州諸關皆穿整疊石爲固調丁壯守之冬十月己丑朔日將昏雅克特穆爾抵通州乘駒們岱爾等初至擊之敵軍狼狽走渡潞河庚寅次河而軍敵列植秫秸衣以氈衣然火爲疑兵夜遁辛卯渡河追之忽喇台等兵自紫荆關進逼涿州至良鄉游騎犯南城甲午托克托穆爾單吉與額森特合兵擊之轉戰至盧溝橋呼喇台被創擡橋而宿乙未雅克特穆爾率諸將循北山而西令脫銜繫轂盛革豆以銅馬士行且食晨夜兼程至於盧溝河呼喇台聞之望風西走是日凱旋入自瀟溝門帝大悅內申賜宴興慶殿燕歡而罷諸將追阿喇特穆爾等至紫荆關獲之送京師皆棄市己亥駒們岱爾軍復入古北口雅克特穆爾以師赴之戰於檀州南野敗之東路蒙古萬戶哈喇那懷率麾下萬人降餘兵皆附國們岱爾走還遼東榆林在懷來縣東南三十里遷民鎮在撫寧縣東今山海關也流沙河在豐潤縣南三家未聞葺今之龍虎臺耶在居庸關南口之東榆河關在昌平州齊化門賴天府東面南門也紅橋在榆河北昌平西南十二里榆河即古漫條水源昌平東至宛平入瀦者也白浮山在昌平東南十里古北口在密雲東北百二十里石槽在順義西北三十里牛頭山宜在密雲北冀清太原府也潞河在通州紫荆關在易州西倉溝門順天府西面南門也檀州今密雲縣時慕定奇子喇實音巴立於上都年九歲

時陝西兵東逼河南行省平章阿爾哈雅築省憲官問撫西兵之策無有言者阿爾哈雅曰汴在南北之交使西人得至此則江南三省之道不通於畿甸軍旅應接何日息乎夫事有緩急輕重今重莫如足兵急莫如足食吾儕軍以備武關荆子口守襄陽白土峽州諸隘別遣塔海以備自効至若括汴汝荆襄兩淮之馬以給之府庫不足則命郡縣假諸殷富之家安豐等郡之粟湖濱河運至於陝鄉謂汴汝近郡者則還至襄陽以達於

虎牢吾與諸軍各齋忠誠以從王事宜無不懷者衆曰唯命仰日朝側相望阿爾哈雅親國寶之自虎牢之南
至於襄濟知不奉給時朝廷正行樞密院以總西事襄濟荆湖河南郡縣皆缺官阿爾哈雅便宣擇才以使之
朝廷皆從其請已而西兵北行者渡河中以趣懷孟磁南行者特默格過武關度鄧州直趨襄陽攻破郡邑三
十餘所逼殺官吏焚廬舍且西紂襄鼎特以蜀兵至阿爾哈雅謀知之益督餉西行道行院官塔海領兵攻特
默克又設備江黃壓鐵繩於峽口作舟艦以待戰十九日與西兵遇於鞏縣之石渡轉戰及暮兩軍殺傷與墮
澗谷死者相等而虎牢遂爲敵有兵備巨萬一旦悉亡諸軍斂兵而退二十二日至汴民大恐阿爾哈雅前後
遣使告於朝輒爲額特森所留不得朝廷音問阿爾哈雅親出拊循其民修城廬以備衝突戒卒伍以嚴守衛
雖當危急怡然如平時衆賴以安額特森特釋爾以軍降河東州縣聞之盡殺其所屬官吏西
兵逼林城將百里而近阿爾哈雅召行院憲司諸將吏告之曰吾荷國厚恩惟有一死以報上故亦烏合之衆
何所受命而敢犯我誠使知聖天子之命則衆沮而散耳吾今遣使告於朝請降詔赦其咎從誣誤而整軍西
向以臨之別遣精騎數千上龍門燒出其後使之進無所投退無所歸必成擒於鞏洛之間矣衆皆曰善即日
興行院出師會使者自大都還言齊王巴克上都率寶鹽來歸刻日至京阿爾哈雅乃置酒相賀發書告屬郡
及江南三省又募士得闢珠者寶母諭之朝廷亦遣都督伊噶特釋爾以詔放散西軍之在虎牢者西軍多欲
散走且聞行省院以兵至朝廷又使參政渦布哈親諭之靖安王乃遣使四藏與闢珠來請命遂遁而去阿爾

哈雅乃辟嚴斂餘財以還民從陝西求民之被俘掠者歸其家凡數千人陝西官吏被掠者亦皆遣還朝廷還
利子口在內鄉西赤白土在竹林縣西六

阿爾哈雅爲陝西行臺御史大夫以綏定之十里黑石渡在紫縣西此石上成黑字

順帝至正七年沿江盜起剽掠無忌有司莫能禁兩淮運使宋文瓊上言江陰湖蕪江海之門戶而鎮江漢
州次之國初設萬戶府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船往來無常集慶花山劫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
進討反爲所敗復貳手假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贻笑宜亟選智勇任兵柄以圖復功不然東南五省租稅之地
恐非國家有矣不報集慶今江浦府花山今寶華山在府東北九十里江濱

(八年)台州黃縣民方國珍入海爲亂國珍世以販鹽浮海爲業時有蔡凱頭者行剽海上有司發兵捕之國
珍懼棄告其姻戚國珍殺懼家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聚衆數千人劫掠漕運執海道千戶德流于
賓事聞詔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多爾
濟巴勒遂破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樞密參議歸陽曰北方步騎不習水戰宜蘇海濱之民習水利者擒之
今國珍遣人請降決不可許國珍已敗我王師又拘我王臣力屈而來降非真降也必討之朝廷方事姑息卒
從其請國珍勢益猖獗

(九年)沅靖柳桂等路盜賊竊發朝廷以溪洞險阻下詔招諭之湖廣行省平章達魯特種副謂寇情不可料
漕鹽三分省一治糧江一治沅靖一治柳桂以左右丞參政兵鎮其地置靖州路總管府改立靖州更民安撫

司設萬戶府盡以戍兵從之

(至正十二年) 順州妖人劉福通爲亂以紅巾爲號陷順州初樂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歌東觀從
順平承年縣至山童倡言天下大亂釋迦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秀盛文
郁王顯忠韓雅爾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爲中國主福通等殺白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
爲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惟福通黨甚不可制時謂之紅軍
亦曰香軍壬申命同樞密院事國克齊領阿蘇軍六千并各支漢軍討之授以分樞密院印國克齊者回回部
人也素號精悍善騎射至是與河南行省徐左丞俱進軍二將皆耽酒色軍士但以剽掠爲事則捕之方漫不
加省國克齊望見紅軍陳大掲鞭曰阿布阿布阿布者譯言走也於是所部皆走淮人傳以爲笑其後國克齊
死於上蔡徐左丞爲朝廷所誅阿蘇軍不習水土病死者過半劉福通據朱舉攻破韓山真陽破山逆犯舞陽
葉縣前監察御史張桓避亂之破山賊久知桓名襲殺之羅拜請執帥弗聽因六日擁至渠縣前桓直趨
據榻坐與之抗論逆順其徒掉桓起跪相仰天大呼罵叱彌厲且屢唾賊面賊猶不忍殺謂桓曰汝但一揖亦
恕汝死桓瞋目曰吾恨不能手斬逆首肯聽汝誘脅而折腰哉賊知終不可屈遂殺之年四十八賊後語人曰
張御史真鐵漢害之可惜事聞贈禮部尚書諡忠潔朱舉鎮在順州南淮水上南至固始縣六十里

丞相托克托謹軍事每迴避漢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顧同列韓伯高韓大雅歸後來連令門者勿納入曾曰方

今河南漢人反宣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諸蒙古色目因遷滿在外者皆召還京師勿令詐誤於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變而從紅軍者矣

方國珍兄弟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博圖特穆爾兵至大閩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擯赴水死者過半博圖特穆爾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朝廷復命大司農達爾特穆爾江浙參政樊執敬浙東廉訪使董守憲同招諭國珍至浙嚴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間小模紹興總管台哈布哈欲命壯士誣殺之達爾特穆爾曰我受詔招降公欲擅命耶乃止仍檄台哈布哈親至海燒散其徒衆授國珍兄弟官有差在溫州

府界
海中

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陷徐州李二號芝麻李以歲饑其家惟有芝麻一倉盛以濟人故得此名時河工大興人心不安芝麻李與其社長趙君用謀曰頃上兵起官軍無如之何此男子取富貴之秋也君用曰我所知惟城南老彭其人勇悍有膽略不得其人不可舉大事我當爲汝致之即訪其家見老彭彌以起事老彭曰其中有芝麻李乎曰有老彭卽欣然從之與俱見芝麻李共得八人歃血而盟是夕僞爲挑河夫倉廩投徐州城下四人在內四人在外夜四更城內火發城外亦舉火應之華守門軍仗斬關而入內外呼譟良久不見兵革一時驚懼皆束手聽命天明堅大旗募人爲軍從之者十餘萬人四出略地徐州屬縣皆下

州縣田人餘孽率羣盜爲亂亦以紅巾爲號號呼燒船木橋無他能以眼布爲業往來嘶黃間因燒香

聚衆初袁州慈化寺僧彭鑒玉以妖術惑人其徒周子旺因聚衆欲作亂事覺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旺等鑒
五走至淮西匿民家捕不獲既而黃州麻城人鄒善勝復以其術鼓妖言遂起兵爲亂以譙輝觀異於衆乃推
以爲主泗陽陳友諒往從之友諒淵家子略通文義嘗爲縣小吏非其好也有術者相其祖墓當大貴友諒心
驕吾至是欲從亂其父善才曰奈何爲滅族事友諒曰術者之言驗矣遂從譙輝

斬黃賊遣船北岸銳意南攻九江江州路總管李黼治城壕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且上攻守之策於江西
行省請兵屯江北以扼賊衝不報黼歎曰吾不知死所矣乃椎牛釋士激忠義以作其氣數日之間紀綱粗立

守江南者必扼江北
守江北者必扼江南

廬州盜起淮西廉訪使陳思謙言於宣讓王特穆爾布哈曰承平日久民不知兵王以帝室之胄鎮撫淮甸豈
得坐視思謙願與王戮力殄滅之且王府勦築賽人等數亦不少必有能摧鋒陷陳者王曰此吾責也但破馬
器械未備奈何思謙括官民馬置兵甲不日而集分道並進遂擒渠賊廬州平既而頽寇將渡淮思謙又言於
王曰頽寇東侵亟調芍陂屯卒用之王曰非奉詔不敢調思謙言非常之變理宜從權擾發之罪思謙坐之王
感其言從之其姪立本爲屯田萬戶召語曰吾祖宗以忠義傳家汝之職乃我先人力戰所致今國家有難汝
當身先士卒以圖報效庶無負朝廷也尋召入爲集賢侍講學士修定國律

濟甯路總管董搏督奉詔從江浙平章驍禦進征安豐至合肥定林站遇賊大破之時朱學固始賊復猖獗軍

少不足以分討有大山民砦及芍陂屯田軍搏鬪皆獎勵而約束之遂得擊敗朱寧官軍屯朱家寺賊至追殺之乃遣進士程明仲往諭賊中招徠者千二百家因悉知其虛實夜縗浮橋於肥水既渡賊始覺賊數萬據礮南官軍渡者輒為其所敗搏鬪乃麾騎士別渡凌灘擊賊後賊回東南向與騎士迎敵搏鬪忽躍馬渡磽揚計於衆曰賊已敗諸軍皆渡一鼓而擊之賊大敗復追殺之相藉以死者二十五里遂復安豐

定林站未詳

興縣東北定林寺

近處大山合肥西之大

蜀山朱家寺號近朱皋

(十二年)竹山縣賊陷襄陽路同知煩森布哈等竄潰達噏噶齊博囉特穆爾領義兵二百人且戰且引至監

利縣遇沔陽府達噏噶齊珠等軍時濱江有船千餘乃糾合諸義兵丁壯水工五千餘人畀以軍號給刀稍具哨馬五十水陸繼進比至石首縣聞中興路亦隔乃讓趙岳州就元帥特克嘉而道阻不得前仍趨襄陽賊方駐楊湖潛乘其不虞擊之獲其船二十七艘生擒賊黨劉雅爾訊得其情進次潛江縣又斬賊數百級獲三十餘船果賊將劉萬戶駕堂主等甫止兵未食而賊大至與戰抵暮烟珠等軍各當一面不能救博囉特穆爾被重創磨從子瑪哈寶勒使去曰吾以死報國汝無留此瑪哈寶勒泣曰死生從叔父既而博囉特穆爾被執械請回為逆博囉特穆爾怒罵之遂逼害瑪哈寶勒率家奴求其戶復與賊戰俱沒於陳舉家死者凡二十六人是日荊門州亦陷中興路今江陵府元文宗舊邸也楊湖港屬石首縣西三十里之楊林穴口也

徐壽輝將鄉寧勝固武昌先是賊氛日熾湖廣行省平章參議會僚屬謀之或曰有鄭萬戶老將也宜起而用

之桑節乃命募土兵完城池修器械巡警悉以其屬屬鄉賊聞之遣其黨二千來約降桑節與鄉謀曰此詐也然降而却之於事爲不宜受而審之可也果得其情乃殲之械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適召入爲大司農桑節去同僚受賊賂且嫉其功乃誣鄉罪某其所械者明日賊大至內外皆震威順王庫春布哈行省平寧和尙皆棄城走城遂陷武昌之人駢首夜泣曰大夫不去吾豈爲俘囚乎

武昌既陷江西大震賊船艦載江而下行省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江州聞之亦遁去總管李繼祖孤立辭氣愈發屬時黃梅縣主簿伊蘇特穆爾願出擊賊繼祖大喜向天遜酒興之誓言始脫口賊游兵已至境急檄諸鄉落聚木石於險塞處遇賊躡路倉卒無號乃堅士卒而統之出戰繼祖身先士卒大呼陷陣伊蘇特穆爾繼進賊大敗逐北六十里鄉丁依險阻乘高下木石橫屍繼路殺獲二萬餘級還謂左右曰賊不利於陸必由水道以舟薄我乃以長木數千冒鐵錐於杪瞬植沿岸水中逆刺賊舟謂之七星橋會西南風急賊舟數千果揚帆順流鼓譟而至舟遇橋不得動進退無措繼祖將士奮擊發火銃箭射之焚溺死者無算餘舟散走行省上繼祖功拜江西行省參政行江州南康等路軍民都總管便宜行事

定遠人郭子興第少年數千人自稱節制元帥子興兄弟二人皆善殖貨產由是豪里中子興知天下有變乃散家財椎牛釀酒與壯士結納至是與孫德崖及俞某曾某潘某等以衆攻城方國珍復劫其黨下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台哈布哈發兵扼黃巒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抵國珍示約

信使之來歸國珍拘大用不遣以小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台哈布哈語衆曰吾以吾生登顯要誠虧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爲變君輩助我墜之其克則汝衆功也不克則我盡死以報國耳衆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議陳其可降狀台哈布哈率部衆強受降旗乘潮而船觸沙不能行盡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其心異手斬之卽前擇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一人賊舉槊來刺輒斫折之賊尋至欲抱持過國珍船台哈布哈瞋目叱之脫趨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頭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澄江卽黃巖縣北二十里之水
南江馬鞍山在黃巖縣東五里

鍾離人朱元璋從郭子興於濠州

鎮離今鳳陽府

陝西行臺御史大夫多爾濟巴勒行至中途聞商州陷武關不守卽輕騎晝夜兼程至寧元而賊已至鳩門吏白涓日署事不許曰賊勢若此尙顧陰陽指忌哉卽就署省臺幕以舉措爲嫌不相聚論事多爾濟巴勒曰多事如此毋得以常例論乃與行省平章托多約五日一會集幕有旨命與托多同討賊卽督諸軍復商州乃修築奉元城壘募民爲兵出庫所藏銀爲大錢射而中的者賞之由是人皆爲精兵金商義兵以獸皮爲矢房狀如鵰號毛葫蘆軍甚精銳列其功以聞聽敕書褒獎之由是其軍遂盛金州由興元鳳翔達奉元道理迴遠乃開義谷創置七驛路近以便時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駐兵沙河軍中夜驚額森特穆爾奏軍資器械收戢卒北奔汴梁時文濟王在城頭遙謂之曰汝爲大將見城不拔而自潰吾將幼故此城必不容汝也遂離城南

四十里朱仙鎮屯焉明廷以其不善兵認別將代之領森特備備御營晝夜入城明日仍爲御史大夫西臺監察院御史蒙古魯哈稚范文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之罪多爾濟巴勒當署字顧謂左右曰吾其爲平章湖廣矣奏上恐相托克托怒果左遷多爾濟巴勒而御史十二人皆黜爲各路添設佐貳官多爾濟巴勒赴湖廣歸中人遮路涕泣曰生我者公也何遠去我而不留乎多爾濟巴勒慰遣之不聽乃從間道得出

車元今西安府襄谷未聞

董白河東北

四川行省平章蠻珠復中興路參政達實巴都魯請自攻襄陽許之進次荊門時賊十萬官軍止三千餘遂用

宋廷傑計招募襄陽官吏及士卒避兵者得義丁二萬徧排伍申其約東行至贊河賊守要害兵不得渡即令屈萬戶率奇兵間道出其後首尾夾攻賊大敗追至襄陽城南大戰生擒其僥將三十人要斬之賊自是閉

門不敢出達實巴都魯乃相視形勢內列八翼包絡襄城外置八營單峴山楚山以截其援自以中軍四十據

虎頭山以瞰城中署從征人李復爲南漳縣尹蔡可舉爲宜城縣尹拊循其民城中之民受圍日久夜半二人

繩城叩營門具告虛實願爲內應達實巴都魯與之定約以五月朔日四更攻城授之密號而去至期民垂繩

以引官軍先登者近十人時賊船百餘艘在城北陰募善水者鑿其底天將明城破賊巷戰不勝走就船船壞

皆溺水死僥將王權領千騎而走遁伏兵被擒襄陽遂平

襄河在宜城西南楚山卽望楚山在襄府西有八里虎頭山在府南三里

徐壽輝將項普略引兵自徽饒犯界嶺關攻杭州城中倉猝無備參政樊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射

死賊四人賊逐之復射死三人已而賊來益衆填咽街巷且縱火索皆潰去賊呼執敵降執敵怒叱之曰逆賊
守禦吏不謹致得至此恨不碎汝萬段何謂降邪乃奮力斫賊因中刺死僕田也先馳救之亦中槍死時僅搏
鬪從江湖平章嘉理征安豐乘勝攻濠州會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理計擇晉
曰賊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掠不暇爲備宜急攻之今欲退保湖州設賊乘銳趣京口則江南不可爲矣嘉理
猶豫未決諸將亦嫌其行博晉正色曰江浙相君方面既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諸君苟
國厚恩而臨難苟免今相君在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至鹽橋搏晉麾壯士突前諸將相繼
夾擊凡七戰追殺至清河坊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賊皆死遂復杭州餘杭武康德清次第以平搏晉亦
受代去賊復自豐領禦寇於潛行省乃假搏晉爲參知政事復提兵討之搏晉即日引兵至臨安新漢新漢爲
入杭要路分兵守之而以大軍進至叫口及虎機過賊皆大破之追擊至於潛遂復其縣治既又復昌化及昱
嶺關降賊將擒大淵二千人賊又有犯千秋關者搏晉迎軍守於潛而賊兵大至焚倚郭廬舍搏晉按軍不動
左右請出兵搏晉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我爲怯必少懈伺其有隙則麾所執旗又伏兵城
外皆授以火礮復約曰見旗動即發已而旗動礮發兵進出斬首數千級遂復千秋關未幾賊復攻獨松百
丈關據三關搏晉乃先以兵守多漢多漢三關要路也既又分爲三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樹然後會
吳興城東南隅復安吉賊帥梅元等來降且言復有帥十一人欲降者即遣副將余思忠至賊營論之賊皆

入賊室潛藏思忠持火投入室內拔劍語衆曰元帥命我來活汝汝復何敵已而火起焚其營叱賊軍散去而引賊帥來降明日進兵廣德克之時斬誤諸賊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晝引兵擊之已而妖
縣南諸伏兵皆起賊大潰斬首數萬級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徽州遂平嘉麻在昌化縣七十里
城北十里北關門內接待寺在城東北五里新漢在臨安西十二里即南溪也山口在臨安西四十里又名歸
山舊名在於潛北五十五里獨孤山在餘杭西北九十里百丈山在昌化西三十里南嶺在余慶東南三

里十

詔托克托以遼寧寧太傅右丞相分省於外總制諸路軍馬誅黃誅殺悉禮便宜行事托克托至徐州有淮東元帥遼吉之舊官軍不習水土宜募墳下鹽丁可使攻城乃以禮部郎中楊曾爲淮南宣慰使領征討事務
瀕海鹽丁五千人從征徐州又有淮東察民王宣者旨鹽丁本野夫不如募市中趨勇便捷者可用托克托復從之前後各得三萬人皆黃衣黃帽號曰黃軍托克托知城有必克之勢下令攻其西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其馬首托克托不爲動麾軍奮擊之大破其衆入其郛明日大兵四集亟攻之城堅不可猝拔托克托用宣政院參議伊鼐計以巨石爲礮臺夜攻之不患賊不能支城破芝麻李遇殺其黃傘旗鼓燒其積聚追擒其千戶
數十人遂屠其城帝遣中書平章政事布哈等卽軍中命托克托爲太師依前右丞相趣還朝而以樞密院同知嗣濟等進師平頤毫師旋賜上尊珠衣白金寶鞍坐太子錫燕於私第是役也托克托以得芝麻李賽功及班師後伊撤察喇代之月餘始授芝麻李械送京師托克托塞令人就雄州殺之

卷一百一十一

七

徐州既平彭大趙君用率芝麻李餘黨奔濠州托克托命賈魯道擊之孫德崖等與郭子興不協且相猜訐食彭趙奔濠州德崖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德崖與子興反屈己下之事皆稟命遂爲所制彭大順有智數慨權專決君用唯唯而已子興聽彭大而易君用君用術之德崖等遂與君用謀伺子興出執之逼械於孫氏將殺之朱元璋時在淮北聞難亟歸念子興素厚彭而薄趙禍必趨彭非彭不可解乃與子興子往訴於彭大彭大怒曰我在此誰敢爾即命左右呼兵以出元璋亦被甲持短兵與俱至孫氏家圍其宅發屋破械使人質子興以歸子興遂得免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桑節受命出師湖廣行至江東更令守江州時江州已陷趙普勝周驥等據池陽太平官軍止有三百人號號百萬衆皆走桑節曰是賊而逃非勇也坐而待攻非智也汝等皆有妻子財物縱逃其可免乎乃誅富人錢募人爲兵先是行臺募兵人給百五十千無應者至是桑節募兵人五十千衆爭赴之一日得三千人乃具舟楫度超銅陵克之賊復來攻命王惟恭列陳待之鋒始交出小艦從旁橫擊大破走之進據清水灣伺着告賊艦至自上流順風舉帆衆且數十倍諸將失色桑節曰無傷也風勢成彼倉猝必不得泊但伏橫港中偃旗以待俟過而擊之無不勝矣風急水驟賊奄忽而過乃命舉旗張帆鼓譟攻之官軍殊死戰屬反爲我用又大破之時賊久圍安慶撫聞連炮營走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據小孤山而乘節自據鄱陽口據江湖要衝以固收復時湖廣已陷江西被圍淮湖亦多故卒無援之者日久糧盡乏士卒咸

國或曰東南充實者因糧以圖再舉乎恐而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衆莫敢復言有賊乘大船四集來攻取飛蓬燒為火燭連上下流火之首軍力戰死且盡棄節之從子奔布哈與魏兵數十人死之棄燭而還坐不動賊發矢射其頭乃暫仆誠累困熟節名不忍害拜請宿宮中至旦乃蘇缺福拜爭餌以食熟節所之遂不復食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面再拜曰臣力竭矣送絕熟節為人公卿明快在軍中能與將士同甘苦以忠誠感激人心故能以少擊衆得人死力云

清江水濱在石

撫屬江中

以察罕特穆爾為汝南府通判鳴齊察罕特穆爾者系出北庭居常慨然有大志及汝州盜發乃督練起兵枕邱子弟驅從者數百人與信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設奇計破羅山縣於是所在義士俱將兵來會得萬人自成一軍屯沈邱徵與諸戰城克捷沈邱歸屬陳州府

改淮東宣慰司為都元帥府移治淮西起余闢為宣慰副使僉府事分兵守安慶時南北音問隔絕兵食俱乏斷抵官半日而寇至拒卻之乃築有司與諸將城屯田戰守計環境築堡砦壘精甲外捍而耕於中間縣署山八社土壤沃腴以堪也

泰州賊張士誠陷其都據之士誠泰州曰駒場亭民也以操舟販鹽為業少有膂力無賴諸富家陵侮之或弗謂其直弓兵邱義屢擊之士誠怒欲報之與其弟士義士德士信納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邱義及所仇富家焚其廬舍逼智良民詣宋自投檣界乃入旁近場招集少年起兵行至丁漢大姓劉子仁集眾拒之士誠中

失死士陳登怒決戰子仁東渡入海士誠邀乘勢攻泰州有衆萬餘克興化納齊於僅勝湖朝延遣使以萬戶
告其招之士誠不受命惟東宣慰司採納蘇喇鼎以兵捍德勝湖賊船七十餘艘乘風而來卽前擊之焚其二
十餘船賊潰去既而士誠集高郵屯兵東門納蘇喇鼎麾兵挫其鋒賊鼓譟前乃發火船火繼射之死者數流
而下賊乘船於背乘力來攻而阿蘇衛軍及員外高戶府等官見賊勢熾皆遁走納蘇喇鼎知必死謂其三子
曰汝輩可出走一子不肯去遂皆死之士誠陷高郵據以爲都督國號大周自稱誠王建元曰天祐白廟在興化東北
興化東北

首二十里西境則在興化東百二十里

泰州圍解軍士多死傷朱元璋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六月丙申朔逼至城郭子興喜以元璋爲統帥時
彭大酋用威下無道所部多懷忌元璋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略定
淮中淮揚疾復還定淮張家堡有民民號通牌寨者孤軍乏食欲來降未決元璋曰此機不可失也乃強趣
白子興還騎士乘夜等從行至寶公河其營道二將出大呼曰來何爲衆恐請益人元璋曰多人無益滋之疑
耳乃直前下馬涉水而往其帥出見元璋曰郭元帥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乏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
相援即與俱往否聞夢與答之帥許諾留物示僧元璋將領酒與之飲中以牛脯啖之令諸軍促裝旦申憲
約元璋還招聚僕之過三百乘還輕白衣不騎突厥且欲他往元璋即率兵三百人抵營榜載其帥於是督兵
被圍急降得壯士三十人張家堡在興化東北百二十里張

朱元璋率兵略滁陽道遇李善長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掌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智者不可與謀識吾觀獻雄中持案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於敗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獨存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爲也善長定遠人也是月進攻滁陽花雪爲先鋒單騎前行遇官軍數千人霍提劍躍馬橫衝其陳而過敵大驚曰此黑將軍勇甚不可與爭鋒遂克滁陽因駐師焉彭大趙君用挾郭子興往泗州遣人邀共守盱眙元璋以二人罷舉淺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呑并戰士多死而彭大亦亡君用專兵柄復戾益甚將圖子興元璋憂之遣人說君用曰公昔困於彭城南趨濠使郭公閉壁不相納死矣得濠而據其土更欲害之背德不祥且郭公易與耳其別部在滁者兵勢重可慮也君用聞之心頗恐待子興稍以禮子興乃得閒將萬人至滁州聞元璋所部兵三萬餘號令嚴明軍容整肅乃大悅滁陽蘇州也

〔十四年〕六合遣使求救於滁州郭子興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朱元璋曰六合破滁不獨存唇齒也可以小憾而棄大事乎子興悟問諸將誰可往者時官軍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且以禱神不吉爲辭元璋曰事之可否當斷於心何禱也遂帥師趨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官軍攻之急每日暮壘垂陷官軍去之詣朝復完壘與戰尋以計給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戟手大罵官軍錯愕不敢逼遂列隊而出徐引還滁州既而官軍復大集元璋令再成佯走誘之渡澗伏發城中鼓譟而出官軍敗走元璋恐益兵來攻謀款其師乃具牛酒斂所獲馬遺父老送還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能行邏道犒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者備他盜耳將

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賣民豈肯還馬卽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完子興無意遠略但欲據滁自王元璋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據不可居也子興嘿然元璋遂不復言

瓦梁堡在六合西五十五里

樞密院都事徐人石普以將略稱從院官守淮安詣承相託克託面陳取高郵之策且曰高郵負重湖之險地皆沮洳騎兵卒莫能前幸與普步兵三萬保爲取之託克託遂命櫻山東義兵萬戶府事招民義萬人以行汝中相陰阻之減其軍半初命普便宜行事及行又使聽淮南行省節制普次范水砦夜漏三刻下令衝枚超寶應其營中更鼓如平時抵縣卽登城樹幟賊大驚潰因撫安其民水陸進兵乘勝拔十餘砦將抵高郵城分兵三隊一趨城東備水戰一爲奇兵廬後一自將攻北門遇賊與戰賊不能支遁入城普先士卒躋之縱火燒關賊懼謀棄城走而刦軍糧之按甲不進且忌普成功總兵者遣蒙古軍千騎突出普軍前欲收先入之功而賊以死捍蒙古恆怯卽馳回遂爲賊所蹂踐率墮水中普勒餘兵血戰良久仗劍大呼曰大丈夫當死國有不進前者斬發戰入賊陳中從者僅三十人至日暮絕彼槍鹽馬復步戰數合賊益至左衝爲賊槍所中獨手擲其槍以斫賊賊衆擴槍刺普普與從者皆力戰而死

范水今曰汜水鎮在寶應縣西南十五里

(十五年)豫帥乏糧諸將謀所向朱元璋曰困守孤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難以力勝也郭子興曰如何元璋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衣一其文曰廬州路義兵今擬置三千選勇

敵士椎髻左袒衣青衣佯爲北軍以四乘駝載賞物驅而行聲言廬州兵送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必納之因以絳衣兵萬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候青衣兵薄城舉火爲應絳衣兵卽鼓行而前破之必矣子興從其計使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祖爲使者前行耿再成率絳衣兵繼其後天祐至陵陽關和陽父老以牛酒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誤約再成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據衆直抵城下平章顧森特穆爾忿閉門以飛橋繩兵出戰再成不利中矢走官軍追至千秋廟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官軍遇急擊之追至小西門城上急抽橋湯和以刀斷其索天祐等奪橋而登將士從之遂據和陽顧森特穆爾夜遁再敗歸謂天祐陷沒俄又報官軍入滁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元璋與謀元璋乃呼使者入叱令膝行見子興衆皆欲殺之元璋曰殺之是速其來也不如恐以大言縱使去彼必憚我不敢進子興從之急屬元璋率兵往仍規取和陽至則天祐已據城矣乃入撫定其民子興於是命元璋總和陽兵時諸將多子興部曲未肯屈服獨湯和奉命唯謹李善長委曲調護之諸將多殺掠城中夫婦不相保元璋惄然召諸將謂曰諸君自除來多掠人妻女軍中無紀律何以安衆凡所得婦女悉還之於是各相讎而去民大悅

和陽今和州臨邑關在州西北四十里千秋廟在州西北二十

里

朱元璋與諸將謀渡江無舟楫有趙普勝俞通海者擁家屬餘船千艘據巢湖結水砦與廬州左君虧有隙懼爲所製是月遣俞通海聞道來附乞發兵爲導元璋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親

往與普勝等會就觀水道以舟出和陽而相城馬場河等隘口皆爲中丞曼濟哈雅水砦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號旬川谷流溢索非行舟處皆水深丈餘元璋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漲發集湖舟魚貫而進至黃墩趙普勝以所部叛去餘舟悉至和陽乃降舟之未至遣人誘曼濟哈雅軍來互市邀執之得十九人皆普勝舟者令其教諸軍習水戰命廖永安張得勝俞通海等將之攻曼濟哈雅峪溪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元璋曰取金陵必自采石始采石南北喉襟得采石然後金陵可圖也朱元璋帥諸將渡江與廖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元璋曰采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爲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陳於磯上舟距岸三丈許未能猝登常遇春飛舸至元璋麾之應聲挺戈躍而上守者披靡諸軍從之遂拔采石沿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置之行欲取資而歸元璋謂徐達曰如此則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斬縉推置急流中舟皆順流東下諸將大驚問故元璋曰成大事不規小利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爲諸將乃聽命自官渡向太平而趨城下縱兵急攻遂拔之平章卯勒哲布哈與敢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克楚太平路總管新義出東門赴水死元璋曰義士也具棺葬之著儒學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謁安見元璋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師之發采石也先令李善長爲戒嚴軍士榜比入城卽張之士卒欲剽掠者見榜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卽斬以徇城中肅然奮民

陳連金帛卽以分給諸將士召安智與謂時事安因獻言曰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相雄長然其志在子女玉帛非有擾亂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以此順天應人而行甲伐天下不足定也元璋曰吾欲取金陵如何安曰金陵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據其形勢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此天所以責明公也元璋大悅禮安甚厚由是一切機密輒與議爲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李習知府事李晉長爲帥府都事汪廣洋爲帥府令史時三帥雖共府署事而運籌決策皆出自元璋將士樂戰軍民傾向相歸於一矣方山砦民兵元帥陳埜先以衆數萬攻太平鎮甚銳朱元璋命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來

迎戰而設伏襄城橋以待之埜先敗走遇伏腹背受敵遂擒埜先陳埜先之被擒也朱元璋釋不殺埜先問生

我何爲元璋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勝則人附敗則附人爾既以豪傑自負豈不知生爾之故埜先曰然則欲

我且降乎此易爾乃爲書招其軍明日皆降

相城屬常作銅城開在和州西南六十里馬場河在無爲州東北六十里船營口在和州南九十里巢湖水出江處也牛渚灘在采石南里許在太平東北二十里方山在

江甯縣東南裏城橋在太平府北二里

和州鎮據徐達軍自太平進克溧水將攻集慶路初陳埜先之爲書也陽爲招辭意實激之不意其衆遂降自悔失計及聞欲攻集慶私謂部曲曰汝等攻集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官軍合朱元璋聞其謀召語之曰人各有心從元從我不相強也縱之還諸軍克溧陽埜先乃收餘衆屯於板橋險與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合爲營以報太平軍集慶城三面阻水不利步戰晉王渾王清濟號若鵠鱗擒虎楊素皆以戰艦取勝今環城三面

元帥與苗軍建寨其中連絡三十餘里陸攻則庶其斷後莫若南據溧陽東擣鎮江扼險沮絕糧道示以持久可不攻而下也元璋知其計以晉復之曰歷代之克江南者皆以長江天塹限南北故須會集舟師方克成功今吾渡其上游彼之咽喉我已拒之捨舟而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形同勢異足下奈何舍全勝之策而爲此迂迴之計耶乃遣裨將習伯容攻燕湖縣克之翼求昌翼以伯容爲萬戶郭天叙張天祐督兵自官塘經同

山進攻集慶之東門陳埜先自板橋直抵集慶攻南門自寅至午城中堅守埜先邀郭天叙飲殺之擒張天祐

獻於福壽亦殺之二帥俱沒諸將遂奉朱元璋爲都元帥陳埜先追襲至萬仙鄉鄉民兵百戶盧德茂謀殺之道壯士五十衣青衣出迎埜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攢槊刺殺之埜先既死其子兆先復集兵屯方山長濟哈雅擁舟師結寨采石爲犄角規復太平集慶今江南府板橋在其西南四十里官塘今太平府南之官圩同山在江南縣西南九十里萬仙鄉今曰萬塘在江甯六十里

〔十六年〕常遇春攻官軍於采石以奇兵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戰戰則出奇兵擣之縱火焚其連艦大破之長濟哈雅以身免自是扼江之勢遂衰朱元璋率諸軍取集慶自太平水陸並進至江陵鉗攻破陳兆先營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擣其船勇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多疑懼不自安元璋覺其意是日令入宿衛環備而遣赴屏翰人於外發留馳國用一人待臥繩傍元璋解甲安睡過旦疑懼者始安先是集慶督有督胡廣平定勑呼種將苗军來援事平追餉揚州而勑呼種御軍無紀律苗军乘夜剽掠日暮殺戮莫能治俄

而苗軍殺勅呼稚以叛集慶之援遂絕人心震恐倉無積蓄計未知所出民乃願為兵以自守行臺御史大夫福壽因下令民多贊者皆助薪餉激屬士卒為完守計朝廷知其勞數賞賚之至是太平兵大集濟國用率五百人先登陷陳敗官軍於蔣山直抵城下諸將拔櫓爭進逼圍之福壽督兵出戰多敗於是盡閉諸城門獨開東門以通出入而兵力實不能支庚寅城破福壽猶督兵巷戰兵潰乃獨據胡牀坐鳳凰臺下指麾左右更欲指擊或勸之去叱之曰吾為國家重臣國存則生國破則死尚安往哉達噶噶齊達尼達斯見其獨坐若有所爲者從問所決因留弗去俄而劉伯四集福壽遂遇害達尼達斯亦死之又同時死者有治書侍御史賈方方督學人以文學名事聞贈福壽江浙行省左丞相追封衛國公諡忠肅朱元璋之取集慶也克城之日曼濟哈雅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等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元璋入城召官吏父老論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生民塗炭吾率衆至此為民除害耳汝等各守舊業無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者吾聽用之肅政有不便者吾除之於是城中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嘉福壽之忠為棺衾以備葬之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建康翼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命趙忠為與國翼元帥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爻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

江寧在版橋南二十里鳳凰臺在江南城內西南杏花邨南

張士誠以舟師攻鎮江吳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吳國公使諭達曰張士誠起負貳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兵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遂乃率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請益師於是復遣兵三萬往

助之遼寧城西北湯和軍城北張彪軍城東南士誠遣數萬衆來援遼乃去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之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為奇兵遼親督師與戰於龍潭鋒既交均用以鐵騎橫衝其陣陳亂士誠兵退走遇伏遂大敗

龍潭在江浦府東北五十里吳國公朱元璋自稱也

鎮南王退駐淮安趙君用自泗州來守乙丑城陷淮東廉訪使褚布哈死之鎮南王被執踰月不屈與其衆皆

赴水死初布哈為副使與判官劉甲捍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掎角布哈尋上章効總兵者還撫之罪朝廷錄其功陞廉訪使甲有智勇與賊戰報勝賊憚之號曰劉鐵頭布哈頑賴之總兵者怒其効已乃易甲別將擊賊欲以困布哈甲去韓信城陷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飼路絕元帥吳德璘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掠攻圍日急總兵若屯下邳按兵不出遣使十九聲告急皆不應城中餓死者仆道上即取咽之草木魚鳥鱗皮馬筋皆盡撤屋為薪人多鋤庭坊陌生荆棘力既盡城陷布哈猶據西門力圖中傷見執為賊所斬次子伴格冒刃護之亦見殺布哈縣石樓人守淮安五年殆數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賈林學士承旨追封衛國公諡忠肅先是同僉淮南行樞密院事董搏建議於朝曰淮安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保撫救淮安誠為急務今日之計莫若於黃河上下隔淮海之地及南自沐陽北抵沂葛新榆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設一砲砲載二十里中又設一小砲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并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糧退有守此計最善所以當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西濟南一境不逕舟楫單糧惟可陸運

而凡瀕淮海之地人民屢經盜賊宜加存撫糧令軍人搬運其陸運之方每人行十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百六十人可行一十里三千六百人可行一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憚肩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一十四里重行一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每匹給米一升可供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自江淮多流移之人并安東海甯沐陽新榆等州縣俱廢其壯者已盡爲民老幼無所依歸者宜置軍民防禦司擇軍官才堪牧守者使居其職而籍其民以屯故地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全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淮安卒陷於賊浦州今

先是朝廷遣托歡來督兵達實巴爾圖父子親與劉福通敵自己至西大戰數合達實巴爾圖馬博囉特穆爾扶令上馬先遁自持弓矢連發以距追者夜三更步回營中已而率大軍進逼陳留攻取夾河劉福通寨是日次高柴店距太康三十里夜二鼓賊五百餘騎來劫以有備亟遁火而追之比曉督陳力戰自寅至巳四門皆陷壯士緣城入其郛斬首數萬擒僨將軍張敏孫韓等九人殺僨丞相王羅二人太康悉平遣博囉特穆爾告捷京師帝賜勳內殿王其先臣二世拜河南行省左丞相仍兼知樞密院事守禦汴梁弟誠里穆雲南行省左丞子博囉特穆爾四川行省左丞將校僚屬賞罰有差

(十七年)前海南海北宣慰使王英益都人也性剛果有大節膂力絕人襲父職爲葛州賽千戶父子皆善用雙刀人號之曰刀王初漳州盜起詔江西行省右丞雅克特穆爾討之時英已致仕平寧巴陵里謂僚佐曰是

雖鼠竊狗偷非刀王行不可其人雖投老可以義激乃使人迎致之英曰國家有事吾雖老其印坐禪乎據鞍橫槊精神飛動馳赴其軍賊平英功居多及益都陷英時年九十有六謂其子宏曰我世受國恩今老矣縱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何忍食異姓之粟以求生乎水槧不入口者數日而卒

徐達常遇春率兵略甯國長槍元帥謝國璽築城走守臣拜布哈楊仲英等閉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久不下遇春中流矢裹創而戰吳國公乃親往督師命造飛車前綱竹爲重轂數道並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開門請降百戶朱文貴殺妻妾自刎死擒其元帥朱亮祖屬縣相繼下

趙普勝同齊軍兩道攻安慶淮南行省左丞余闢拒戰月餘賊竟敗走安慶倚小孤山爲藩蔽命護兵元帥胡巴延統水軍戍焉冬十月壬戌陳友諒自上游直擣小孤山巴延與戰四日夜不勝趨安慶賊追至山口鎮明日癸亥遂薄城下斷道兵扼於觀音橋俄饑州祝寇攻西門余闢擊斬之其兵乃退小孤山在彭澤縣北大江馬當山橫枕江汛因風搖浪最爲嚴阻山口築在安慶府十五里今爲院口燒青草者惟西人以青布裹頭也

調中賊敗走南山晉出自興元陷秦陽據寧昌有觀鳳期之志察罕特穆爾即分兵入守鳳翔而遣謀士誘賊圍其城賊果來圍之厚數十重察罕特穆爾自將饑騎攀夜馳二百里往赴比去城里所分軍強左右翼掩擊之城中軍亦閉門鼓譟而出內外合擊呼聲動天地賊大潰自相踐踏斬首數萬級伏屍百餘里餘黨皆遁退

初毛賈招集都教職等路帝命薦博稽從知樞密院事布調爲計之而濟南又告急博稽揭兵援濟南賊衆自
南山來攻濟南董之兩山晉赤搏晉按兵城中先以數十騎挑之賊衆悉來圍騎兵少却至礪上伏兵起迎合
戰城中兵又大出大破之而殺騎賊復約奉安之黨踰南山來襲濟南博稽列兵城上弗驚動賊夜攻南門猶
以矢石擲之未明乃潛開東門放兵出賊後既旦城上兵皆下大開南門合擊之賊敗走復追殺之賊衆無遺
者於是濟南始甯益都縣今青州府

(十八年)趙普勝陳友諒等陷安慶淮南行省右丞余闢死之賊之來攻也初自東門登城闕獨死士擊却之
已而併軍攻東西二門又擊却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臨城闕分命諸將各以兵捍賊晝夜不得息賊益生
兵來攻是日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鎮州祝遠軍南門軍藍四面壘集外無一甲之援西門勢尤急闢身當
之徒步提戈爲士卒先士卒號哭止之揮戈愈力仍分麾下將督三門之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算而闢亦
被十餘創日中城陷火起闢知不可爲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妻耶卜氏子德生女福童皆赴井死同時死者
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建方臥疾罵賊不屈賊執之以去不知所終城中民相率登城樓自捐其梯曰甯死此誓
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闢號令嚴倍與下同甘苦然稍有違令卽斬以徇苦病不視事將士皆餽天水以身代
頭強衣冠而出當出戰矢石亂下如雨土以盾蔽闢却之曰汝輩亦有命何敵我爲故人爭用命稍暇卽注
周易帥諸生誦郡學會講立軍士門外以聽使知尊君親上之義有古貢將風烈或欲貌之入翰林闢以國步

危感神不往遂死於安慶淮南北行省平章追封國公諡忠宣

董搏晉將赴長蘆謂人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至是濟南禦陷搏晉方駐兵南皮縣之魏家莊適有詔拜搏晉河南行省右丞甫拜命毛賊兵已至而營壘猶未完諸將謂搏晉曰賊至當如何搏晉曰我受命至此當以死報國耳因拔劍督兵以戰而賊衆突至搏晉前猝間爲賊搏晉曰我輩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見有白氣衝天是日搏晉亦死之事聞贈搏晉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追封魏國公諡忠定鄆晉西都尚書追封龍西郡侯諡忠毅搏晉早以儒生起家親爲能吏會天下大亂復以武功自奮其才略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長蘆故城今滄州治縣在南皮縣西六里

吳國公命元帥康茂才爲營田使諭之曰比因兵亂隣防頽圮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隣防厚掌水利今軍務殷繁用度爲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虛草蕪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卑不病澆務在善隸得宜大抵設官爲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粉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卽非委任之意

察罕特穆爾欲赴召涿州而營澠賊方分道踰太行焚上黨掠晉冀陷晉中厯門上都烽火數千里復大掠而南察罕特穆爾留擊之先遣兵伏南山阻隘而自勒重兵屯閻榆州賊果出南山縱伏兵橫擊之賊皆驚懼走山谷分兵屯澤州襄陽子城屯上黨襄垣兒谷屯并州塞井陘口以杜太行諸道賊屢至守將數血戰

擊知之河東悉定益裕禦兵調度以平定四方爲已責

老子城在澤州南九十里吾兒嶺在襄
縣縣東二十里井陘關在平定州東

與將徐達邵榮克宣興先是達等攻宜興久不下吳國公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
則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并力急攻
遂拔其城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於太湖乘勝深入遇呂珍戰敗遂爲所獲士誠欲降之不

周

吳取婺州路達噭齋僧珠浙東廉訪使楊惠死之先是吳國公出師至徽州召儒士唐仲賢問漢高帝光武
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平一天下其道何由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殺人故能定天下於一公英明神武噭
除禍亂未嘗妄殺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遂生恩吳國公曰此吾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於民甚
非得已然皆爲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辜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憲之愚嘗忘也又聞前學士朱升名召問
之對曰高築牆廣積糧緩釋王吳國公悅命參帷輕師進至德興聞張士誠兵據紹興諸暨乃取道蘄溪以至
蘪州遣使入城招諭不下遂圖之初江湖行省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授舒穆噭宣通以行樞密院判官分治
處州又以劉基蘇友龍胡深葉琛章沒參謀其軍事處爲郡山谷聯絡盜賊憑險竊發不易平治宣通用甚等
謀或擇以兵或誘以計皆歛發無遺類尋陞同僉行樞密院事至是聞吳兵抵蘄溪且逼婺而宣通弟厚適方
守婺其母亦在城中宣通泣曰義與忠於君親倉卒而不事其事是無君也母在難而不赴是無親也無君無

親尚可立天地哉卽遣胡深等將民兵數萬赴援而親率精銳爲之殿深等至松溪觀望不能進吳國公謂諸將曰整倚舒穆疇宜逼故未肯卽下聞彼以獵子戰車載兵來援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險車不可行今以

精兵過之其勢必破援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矣翌日食院胡大海養子德濟將其兵於梅花門外機擊大敗之深等遁去城中勢益孤臺黨將臣輩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同僉相樞密院南京廣興都事李相

開門納敵楊惠僧珠普戰死南臺御史特穆爾齊斯院判舒穆疇厚邇等首被擄吳國公入城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民首安堵改整州路爲南越府置中書分省召儒士許元葉璫胡翰汪仲山等十餘人皆會食省中日令

二人進講敷陳治道以王宗顯知情起府宗顯和州人少攻儒業博涉經史於是命宗顯開郡學延宿儒葉璫宋濂爲五經師戴貞爲學正吳沈徐厚爲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鼓誦聲無不欣悅接續在後陽西南二

里

(十九年)吳國公以南越既定欲遂取浙東未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克城雖以武而定民必以仁吾師比入

建康秋毫無犯故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州正當撫恤使民樂於歸附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衢等下一城得一郡不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爲將者能以不殺爲心非惟國家所利卽身及子孫亦蒙其福

兩等從吾言則衆心諫附大功可成矣

上都之初門也江南路總管郭嘉聞之羽卒數百出募既而達陽福建將軍巡邏去城十五里遇官號隊伍百

餘人給官軍羸弱其詐俄果脫晝衣變紅帛出馬射賊分兵兩隊夾攻之殺獲甚多嘉見賊等日熾孤城無援乃竭家所有衣服財物犒戰士以勵其勇敢且曰自我祖父有勳王室今之盡忠吾分內事也況身守此土當死生以之餘不足恤矣頃之賊至圍城互數十題有大呼者曰遼陽我得矣何不出降韜挽弓射其呼者中左頰墮馬死賊稍引退高麗開西門逐之賊大至力戰以死事聞贈河南江北行省左丞追封太原郡公謚忠烈元之守廣甯也招集戰兵數千數以坐作進退號令齊一賞罰明信故東方諸郡糧富兵精稱嘉爲最元上

馬廠東北濱河
北岸廣甯今錦州府

張士誠復攻江陰戰艦蔽江而下吳守將吳良策之戒諸將勿輕動頃之士誠兵陳於江濱良策弟賴率一軍出北門與戰銳捷交復還元帥王子明率壯士出南門合擊之士誠不能支遂敗溺死甚衆

察罕特穆爾歸復汴梁是月以大軍次虎牢先發游騎南道出汴南略歸德陳蔡北道出汴東戰船浮於河水陸並下略曹南據黃陵渡乃大發突厥出函關逼虎牢晉兵出太行踰黃河俱會汴城下首奪其外城察罕特穆爾自將鐵騎屯杏花營諸將環城而壘劉福通屢出戰戰輒敗遂堅城以守察罕特穆爾乃夜伏兵城南旦日遣苗軍跳梁者略城而東福通傾城出迫伏兵鼓譟起邀擊敗之又令弱卒立櫓外城以餌敵敵出爭之弱卒佯走薄城西因縱鐵騎突擊悉擒其衆福通自是不敢出

黃陵渡黃陵固河津也在儀封縣東北五十里杏花營在開封府西二十里

陳友諒弟友德營於信州城東繞城植木柵急攻之巴延布哈德澗日夜與賊屢戰燭炬矢盡而無不少喪有

大呼於城下者曰有詔參謀該里丹臨城間何來曰江西來該里丹曰如此乃賊耳吾大元臣子豈受爾僞詔汝不聞張睢陽事乎僞使者不答而去時軍民唯食草苗茶紙既盡括縛底煮食之又蟲蝨掘鼠雀及殺老鷄以食然猶出兵大破賊六月王奉國來攻城晝夜不息者踰旬巴延布哈德濟登城燃兵拒之已而士卒力疲不能支萬戶顧馬兒以城叛遂陷席闢出降大聖努該里丹皆死之巴延布哈德濟力戰不勝遂自刎部將蔡誠盡殺妻子與蔣廣奮力巷戰誠遇害廣爲奉國所執愛廣勇敢使之降廣曰我寧爲忠死不爲降生汝等草中一盜爾吾豈屈汝乎來國恐誤廣於竿廣大罵而絕時敵兵陳受戰敗爲賊所擒亦痛罵不屈賊焚之先是巴延布哈德濟之據信州也齊南望泣下曰我爲天子司憲視彼城之危急忍坐視乎吾所念者太夫人耳卽入拜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爲忠臣吾卽死何憾巴延布哈德濟因命子額森布哈棄其母問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御史臺遂力守孤城而死謚曰桓毅信州今廣德府

吳同僉樞密院常選春攻衢州建寧天旗樹壘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爪擁至城下高興城齊欲墮之以登又於大西門大南門城下穴地道攻之守臣廉訪使宋巴延布哈等悉力備禦以東蓋灌油瓶呂公車架千斤構鉤懶龍爪用長斧以砍木梯築夾城以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襲城毀其所架敵營將士攻圍益急

察罕特穆爾諫知汗梁城中食且盡乃與諸將幽思李克輝虎林赤等議分門而攻戊寅夜將士鼓勇登城

新調而入遂拔之劉福通奉其主小明王從數百騎出東門遁走仍據安豐河南悉定乃以兵分鎮調陝荆襄河洛江淮而重兵屯太行營壘旌旗相望數千里乃日修軍船繕兵甲務農積糧訓練士卒謀大舉以復山東詔京師十一門皆築甃城造吊橋

吳兵取處州路初經略使李國鳳至浙東承制拜舒樞囑伊遜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以守處州吳國公既定南越卽命耿再成駐兵續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至是欵曉胡大海帥師入墻伊遜追元帥葉琛屯桃花嶺參謀林彬祖屯鷺渡鎮撫陳仲賢照磨陳安屯樊賴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敵久之右司郎中劉基棄官而歸伊遜無可與謀者將士怠弛資無斷志大海乃出軍抵樊賴與再成合攻之連拔桃花嶺鷺渡二砦逼薄城下伊遜戰敗棄城走將士皆潰散遂克處州胡大海部將釋美分兵略定諸縣得葉琛便諭胡深曰吾王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時自附將誰與鬪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與其險阻偷生旦夕何如改圖可以保富貴也深然之乃出降龍泉慶元督平南越今金華府黃龍山在括
西南三十里卽扶支嶺也婺源在宜平縣北四十里萬渡未詳扶指靈有好漢本名惡溪
名字記以謂出麗水東北大嶺山西南至括州城下者也惡葛聲近而記

(二十年)吳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吳國公至婺州召見濂及克處州胡大海
萬基等四人卽遣使以書幣檄之時總制孫炎先奉命聘基使者再往反不起炎爲其數千言陳天命以諭基基乃與三人者同至入見吳國公甚喜賜坐勞之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分爭何時定乎溢對曰天道

無常惟德是輔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公稱善基諱時務十八事且晉明公因天下之亂崛起草昧間尺土一民無所憑借名號甚光明行事甚順應此王師也我有兩敵諱友諱居西張士誠居東友諱包諱信跨荆襄幾天下半而士誠僅有邊海地南不過會稽北不過淮陽首鼠竄伏險欲背元陽則附之此守虜耳無能爲也友諱割君而脅其下下皆乖懲性剽悍輕死不難以其國舊人之鋒然寶數戰民疲下乖則不聊民疲則不傳故漢易取也夫擅獻先猛擒城先強今日之計莫若先伐漢漢地廣大得漢天下之形成矣吳國公大悅曰先生有至計毋措意吾於是設禮賢館以處基等寵禮甚至吳國公嘗問郎中閻安曰此四人者於汝何如安曰臣謀略不如基學問不如諱治民之才不如詡深公然之復多其能讓

陳友諱兵攻池州吳將徐達等擊敗之初友諱既殺趙普勝即有窺池州之意吳國公察知之遣使謂達與常遇春曰友諱兵且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是友諱兵果至其鋒甚銳直逼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遇春曰此皆勦敵不殺擒後患遠不可以狀聞吳國公遣使諭諸將釋之而遇春先以夜航殺之止存三百人九華山在青陽
百里

陳友諱遣人約張士誠同侵建康士誠未報友諱自采石引舟師東下建康大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餽山有王氣欲奪之或言決死一戰輒不勝走宋晚也獨劉基張目不言吳國公心非而將謂召募入內聞計

基曰先生主降及奔鍾山者公曰先生計安出基曰天則復舉舊勝吾以逸待勞何懲不克明公若領府庫以開士路至誠以固人心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勝以成王業在此舉也公意益決或議先復太平以牽制之公曰不可太平吾新築壘城深固陸攻必不破彼以巨艦乘城故陷今彼據上游舟師十倍於我猝難復也或勸自將迎擊公曰不可敵知我出以偏師擾我而以舟師順流趨建康半日可達吾步騎亟引還已窮日矣百里湖戰兵法所忌非良策也乃曉諭胡大海以兵擣高州以牽其後而召指揮康茂才喻之曰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命公曰汝智與友諒游今友諒入寇吾欲速其來非汝不可汝今作書僂降約為內應且招之速來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茂才曰諸家有老嫗舊事友諒使僂歸往必信公以語李普長普長曰方憂寇來何更速之公曰二寇合吾何以支惟速其來而先破之則士誠膽落矣聞君至友諒軍友諒得書甚喜問康公今何在禡初曰見守江東橋又問禡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卽至至則呼老康為驗閼者諸歸具以告公喜曰賊入吾轂中矣乃命晉長夜撤江東橋易以鐵石比旦橋成有富民自友諒軍中逸歸者言友諒間新河口道路卽令張德勝跨新河築虎口城以守之命馮國勝常邇春率帳前五屯廬龍山令持幢者僅黃幢於山之左僅赤幢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幢舉黃幢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舟師至大勝港楊璟整兵擋之港狹僅容二舟入友諒以舟不得並進遂引退出大江徑衝江東

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無應者知見給卽與其弟友仁率舟千餘向龍潛先遁萬人登岸立柵甚銳時皓騎公衣紫耳甲強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公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人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轎舉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而雨止命鼓鼓大震黃幡舉國勝逃奔伏兵起埋兵亦至德盛虎舟師並集內外合擊友諒軍披靡不能支遂大潰兵走登舟值潮退舟覆湊猝不能動殺溺死無算俘其卒二萬餘其將張志雄梁鉉喻劉世衍等皆降被曰艦百餘艘友諒乘別舸脫走持茂才晉於其所棄舟臥席下公笑曰彼愚至此可嘆也志雄本趙普勝部將普戰號長張晉反諒殺普勝故龍潛之戰無國志及降晉於公曰友諒之東下燕撤安慶兵以從今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敗走安慶無守禦者公乃遣趙國勝德勝等追友諒又命元帥余某等取安慶德勝追及友諒於蘆湖縱火焚其舟至采石復戰德勝死國勝以五翼廬之友諒與張定邊出皂旗軍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棄太平遁去追至池州而遁余某遂取安慶守之友諒遁至江州據以爲都江州府西南門曰三山門今曰水西門門外五里曰江東橋其水即新河口分支東淮自南流西北又東北入江曰北河口虎口城故址在錢石灰山在城東南大勝庵亦分支東淮發源東北入江龍江亦分支東淮於下關東北至龍首門入江靈龍山在龍江之東龍洞今三派

河源一在太平府東北

(二十一年)察罕特穆爾率師至鹽河道庫庫特穆爾及諸將闢思寧等會調保濟兩齊軍由東阿造浮橋以濟隊以二萬餘衆奪之而保濟固守且禦且渡遂拔長清以精卒五千拒東平僅九相田鹽道僅世英等

出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廩抵城下察罕特穆爾以田豐據山東久單艮服之乃遣書諭以逆順之理豈與王士誠皆降遂復東平濟甯令豐爲前鋒從大軍東討時察罕特穆爾猶未渡河軍賊皆聚於濟南而出兵齊河禹城以相抗察罕特穆爾分遣奇兵間道出賊後南略泰安逼益都北徇濟陽章邱及濰海郡邑乃自將大軍渡河與賊將戰大敗之棣州兗寶東昌楊誠皆降魯地悉定真國公聞之遣使與察罕特穆爾通好謂左右曰察罕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博囉兵爭不將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爲乎又聞其奸名如田豐爲人傾側察罕待如心腹則聞於知人矣古之名將洞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詣之鹽河即大清河自平陰逕長清濟河歷城濟陽齊東惠民青城濰州利津入海

(二十二年)吳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殺守臣參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愷總管高子玉初大海下嚴州震等自桐廬來降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過已厚未忍發福曰舉大事甯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衛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諸大海觀鋒於八詠樓下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矮子跪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抽出鐵鎗若擊矮子狀因中大海腦仆地英卽斷其首復殺大海子關住執王愷愷正色曰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死甯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得愷與愷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掾史章誠亦死之典吏李斌憤告印綿城走嚴州告歸於朱文忠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掾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囑

掠城中子女西走降於張士誠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奔赴吳國公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率將士至鎮撫其民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嘗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知有三事不殺人不掠人婦女不焚人廬舍而已吳處州苗軍元帥李佑之賈仁得等聞蔣英等已殺胡大海亦作亂殺院判耿再成都事孫從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等據其城朱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屯緝營以圖之再成累苦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至是佑之等叛再成方與客飯聞警卽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何負於汝乃敢反耶賊爭刺再成再成揮劍連斬數槊兵及其頭墮馬大罵不絕口死爻初被執幽空室中賊環守猶之降後不屈仁得以炙鷄斗酒餌之不受大罵曰今日乃爲鼠所困我死爲主禦反獨賊死狗且不食守卒怒拔刀叱從解衣從曰此紫綺乃主上賜我者吾當服以死賊遂害之

張士誠聞蔣英之亂遣其弟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州吳守將謝再興晝夜堅戰未決乃遣將設伏城外自引兵出戰戰既合伏起大敗之擒其將士千餘人士信懷益兵攻城再興慮不能支告急於浙東行省右丞朱文忠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嚴州又為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邵榮將至乃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窘勢益盛而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來討處州宜借以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丞徐達與榮領大軍至嚴州尅日進報使諜者揚榜於岐烏之古朴廟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同僉胡德濟覩知之密與再興謀突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譟從之寇

民亂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衆士信驕侈不能拊循將士常戴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搜捕蹴踘酣飲爲事部將往往效之故至於敗

諸全州今諺暨
古朴備未詳

甯海布衣葉兌以經濟自負獻書吳國公列一綱三目曾天下大計其略曰愚聞取天下者必有一定之規模韓信初見高祖畫楚漢成敗孔明臥草廬與先主論天下三分形勢者是也今之規模宜北絕李察罕南併張九四撫溫台取閩越定都建康拓地江廣進則越兩淮以規中原退則畫長江而自守夫長江天塹所以限南北也金陵古稱龍蟠虎踞帝王之都誠宜建都於此守淮以爲藩屏守江以爲門戶如高祖之關中光武之河內以此爲基藉其兵力資財以攻則克以守則固百察罕能如我何哉且江之所備莫急上流吳魏所爭在斬春與皖卽今江州之境今義師已克江州足蔽全吳況自滁和至廣陵皆吾有又足以遮蔽建康襟帶江州匪直守江城可守淮矣張氏儻覆司坐而待淮東諸軍亦將來歸北略中原李氏可併孫權不足爲也今聞察罕妄自尊大敵并明公如曹操之招孫權竊以元運將終人心不屬而察罕欲效操所爲事勢不侔宜如韓信計鼎足江東以魏天下之聲此其大綱也至其目有三張九四之地南包杭越北跨通泰而以平江爲巢穴昔田豐說袁紹製許以制曹公李泌欲先取范陽以傾祿山殷曇說陶侃急攻石頭以制蘇峻皆先傾敵巢穴今欲攻張氏莫若聲言掩取杭嘉湖越而大兵直擣平江平江城固難以驟拔則以鎖城法困之鎖城者於城外矢石不到之地別築長圍環燭其城長圍之外分命將卒四面立營屯田固守斷其出入之路分兵略定屬邑收

其稅糧以贍立中彼坐守空城安得不困平江既下巢穴已傾杭越必歸餘郡解體此上計也張氏重鎮在紹興懸隔江海所以數攻而不克者以彼糧道在三江斗門也若一軍攻平江斷其糧道一軍攻杭州絕其援兵紹興必拔所攻在蘇杭所取在紹興所謂多方以誤之者也紹興既拔杭城勢孤湖秀風麗然後進攻平江卒其心腹江北餘孽隨而瓦解此次計也方國珍狠子野心不可馴狎往年大兵取婺州彼卽奉書納款復遣夏煜陳顯道招諭彼復狐疑不從顧道使從海道報元謂江東委之納款誘令張即齋詔而來且遣韓叔義爲說客欲說明公奉詔彼旣降我而反欲招我降元其反覆狡猾如是宜興師問罪然彼以水爲命一聞兵至挈家航海中原步騎無如之何彼則寇掠東西捕之不得招之不可夫上兵攻心彼言杭越一平卽當納土不過欲歎我師耳攻之之術宜限以日期責其歸順彼自方國璋之歿自知兵不可用又叔義迴轉我師之盛氣已先挫今因陳顯道以自通正可脇之而從也事宜速不宜緩宣諭之後更置官吏拘築舟艦潛收其兵權以消未然之變三郡可不勞而定福建本浙江一派倚山瀕海兵強城固兩浙旣平彼心附浙江四道三道旣已歸附吾孤守一道安歸哉下之一辦士力耳如復招送款則大兵自溫處入奇兵自海道入福州必不支福州下旁郡迎刃解矣威聲已震然後進取兩廣猶反掌耳吳國公奇其貞欲留用之力辭賜銀幣裘衣以歸

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猶未下至是田豐王士誠復謀叛初豐之降也察罕特穆爾推誠待之數獨入其帳中及豐旣謀復乃詣察罕特穆爾行親營坐衆以爲不可往察罕特穆爾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

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輕騎十有一人行至豐寧遂爲士誠所刺殺罕特穆爾既死豐寧士誠走入益都城衆乃推庫特穆爾爲總兵官復圍益都事聞帝震悼中原士庶老幼多痛惜之詔贈河南行省左丞相追封忠襄王謚獻武其子庫庫特穆爾授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河南山東行樞密院事一應軍馬並驍節制仍詔諭其將士曰凡爾將佐久爲察罕特穆爾從事惟恩與義實同骨肉視彼逆黨不共戴天當力圖報復以伸大義己亥益都兵出戰庫庫特穆爾生擒六百餘級吳國公聞察罕死歎曰天下無人矣

以知樞密院事伊蘇爲遼陽行省左丞相先是賊雷特穆爾布哈程思忠等陷永平詔伊蘇出師遂復瀋州及遷安縣時遼東郡縣惟永平不被兵禍粟十萬石築山積民居殷富賊乘間竊入增土築城因河爲壘堅守不可下伊蘇乃外築大營絕其樵采數與賊戰獲其僕帥二百餘人平山寨數十又復昌黎撫甯二縣擒雷特穆爾布哈送京師賊急乃乞降於參政徹爾特穆爾爲請命於朝詔許之命伊蘇退師伊蘇度賊必以計愈大兵乃屢備以備之思忠果棄城遁去亟追至瑞州殺獲萬計賊遂東走金復州至是詔還京師拜遼陽左丞相知行樞密院事撫安遼東兵農委以便宜開省於永平總兵如故金復海薦乾王等賊並起西使興中州陰由海道趣永平聞伊蘇開省乃止伊蘇亟分兵防其衝突賊乃轉攻大寧爲守將王聚所敗斬其渠魁衆潰皆西走伊蘇慮賊窺上都即調右丞呼哩岱提兵護上都備精銳自臨賊後賊果寇上都呼哩岱擊破之賊衆又大潰永平大寧始復乃分命官屬勞來安集其民使什伍相保以事耕種民德之瑞州今錦州府南遼州金州今南海縣復州今屬奉天府海州今海

城縣益州今豐平縣其中城在土駁特右翼
西一百里大南城在寧南右翼南百里

庫庫特穆爾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庫庫特穆爾既襲父職身先士卒皆必復讐人心亦思自奮國城益急賊悉力拒守乃以壯士穴地道而入遂克之盡誅其黨取豐及王士誠之心以察察罕特穆爾遣廝保以兵復莒州於是山東悉平

(二十三年)陳友諒復大舉兵圍洪都初友諒憤其禍燭日盛乃作大艦來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竈櫓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櫓箱皆裹以鐵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至友諒前攻洪都以大艦乘水漲附城以登至是城移去江三十步大艦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威吳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參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等守宮步土步橋步諸門指揮薛顯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守琉璃湖娶二門文正居中飾制諸將_{洪都今南昌府按明太祖以舊城濱江不利守撫州又南曰土步當作寺步以近隆興寺也西南曰}橋步西曰章江北曰新城其舊城濱湖者曰宮步

陳友諒攻撫州門其兵各載竹盾如箕狀以繩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橋木柵敢爭柵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復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珪朱潛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陳友諒知院蔣必勝侯鼎臣等陷吉安府時吳將李明道與會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攻兵至城下明道舉火爲應開西門納之殺參政劉齊知府朱叔翹曾粹中亡走仇家黃如淵執粹

中送鼎臣殺之必勝又攻破臨江府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死陳友諒復攻新城門吳指揮薛顯將其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略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明併力攻殺之

廬州城三面阻水徐達等攻之不克已而左君弼於城上爲釣橋達曰君弼宜伏穴內久不見出今速爲此其將夜出劫我乎令軍中嚴爲之備比夜半聞釣橋有聲其兵奄至營中萬弩俱發君弼退走達縱兵擊之君弼大敗走入城斂兵拒守達攻圍凡三月不下

陳友諒增修攻具欲破柵自水闢入與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槊從柵內刺之敵奪槊更進文正乃命燭鐵戟鐵錐穿柵以刺敵敵復來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又攻宮步士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宮步門樓指揮土卒流矢中腰斬而死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朱文正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闢潛至石頭口宵行晝止凡半月始得達見吳國公具言其故公問友諒兵勢何如對曰兵雖勝而戰鬪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城之戰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必可破也公謂子明曰汝歸告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爲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之降非但不死且行富貴子明懼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至但當固守以待友諒怒殺之吳國公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圍左君弼於廬州公遣使命解圍曰爲廬州而失南昌非計

也遼遇春乃還是日公召諸將諭以親行之意遂禦禦於龍江舟師凡二十萬俱發徐達常遇春馮國勝宋
忠俞通海等皆從壬午風燭國勝舟公以其不利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遣指揮戚繼以一軍屯於逕江
口復以一軍屯南湖嘴以遇友諒歸師遣人請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陳友諒圍洪都凡八十有五日丙
戌聞吳國公至即解圍東出鄱陽湖以迎敵公率諸軍由松門入鄱陽湖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友諒列
巨舟當其前吳國公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命舟師爲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
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
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艦而還俞通海復乘風發礮火焚寇舟二十餘艘殺溺死者甚衆徐達等搏
戰不已火延及達舟敵遂乘之達摸火更噭公急遣舟援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善前欲犯公舟
舟屢潰敵兵而集吳軍格鬪定邊不能近遇春從旁射中定邊舟始却通海來援舟驟進水湧公舟遂脫
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葛國勝等皆戰死承忠隨以飛舸追定邊定邊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
遇春舟亦腹淺公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會日暮諸軍退公御樓船鳴金集諸將申
明約束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感張士誠乘虛入寇故也己丑旦公命鳴角師畢集乃親布陳復與友諒戰諸
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檣折爲敵所奪以數舟擗兵鈎刺之志雄寢迫自
縊丁晉郡余程曉弼徐公輔皆戰死晉郡舟破十餘艘首脫猶執兵若戰狀植立舟中不仆時友諒悉巨舟達

續爲陳姓旗櫓擣望之如山吳舟小不能仰攻連戰三日幾殆右師却公命斬隊長十餘人猶不止郭興進曰非人不用命舟大小不敵也此非火攻不可公然之至晡東北風起公命以七舟載火藥其中束草爲人節以甲胄各持軍器若聞敵者令敢死士操之備左舸於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而至其水寨數百艘悉被焚煙燄漲天湖水盡赤死者大半友諒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略等皆焚死師乘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卽所謂五王也眇一目有智數騎勇善戰至是死友諒爲之喪氣普略卽新開陳也明日公復諭諸將曰友諒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蹙之於是諸將益自奮時公所乘舟櫓白友諒覺欲併力來攻公知之夜令諸船鑿曰其櫓且視莫能辨故駁舷辛卯復聯舟大戰大敗敵兵敵之巨艦難於迴轉吳兵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者猶不知尚呼號搖櫓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愈逼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席等以六舟深入擗擊敵聯巨艦并力拒戰吳師望大舟無所見謂已陷沒有頃大舟旋燒敵舟而出吳師見之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爲之晦自辰至午友諒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敵湖面張定邊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爲吳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不敢更戰是日公移舟泊柴棚去敵五里許數道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欲退師少休士卒公曰兩軍相持先退非計也俞通海以湖水淺請移舟扼江上流公從之時水路狹隘舟不得並進恐爲敵所乘至夜令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盡渡乃泊於左營友諒亦移舟出泊渚磯相持者三日友諒左右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密謀於下其右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實

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為再舉左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尙堪一戰若能戮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騎躡我後進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猶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言是也左金吾聞之懼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降友諒復失二將兵力益衰猶建金字旗固回巡寨令殺吳將士皆殺之吳國公聞之命悉出所俘友諒軍視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祭其弟姪及將士之戰死者師出湖口命遇春永忠等統舟師橫截湖而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栅於岸控湖口暫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吳國公分兵克蘄州興國友諒食盡遣舟掠糧於都昌朱文正使人燔其舟友諒勢益困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嘴爲吳軍所逼王戌友諒遂突出湖口欲繞江下流遁去吳國公麾諸軍邀擊以火舟火筏衝之追奔數十里自辰至酉戰不解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荊中流矢貫睛及頤而死諸軍聞之大呼高躍益爭奮擒其太子晉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平章陳榮等悉舟師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張定邊夜以小舟來竊載友諒屍及其次子理徑走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公之叔安豐也劉基諫不聽至是謂基曰我不當有安豐之行使友諒乘我之出建康空虛順流而下我進無所成退無所歸大事

去矣今友諒不攻建康而圖南昌計之下者不亡何待東湖在南昌府城東南石頭在竟江門外十里涇江口北八十里瀟湖西南乾山在鬼子縣北六十里都昌西北崇山在都昌東南七十里湖中左嶺在都昌西北五

七十里諸關在馬子南
七十里諸關之西也

吳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朱文忠率軍擗之都將夏子實取中胡深爲前鋒與其兵遇於
韓烏戰方接文忠自將精兵橫出其後擊之再興大敗遁去深因建議以備諸全乃據東薄屏諸全不守則皆
不能支請去諸全五十里於五指山下築城分兵戍守文忠從之未幾士誠將李伯昇大舉來寇兵號六十萬
頓於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五指山在諸暨
西南六十五里

吳國公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常遇春等分兵於四門立柵圍之又於江中聯舟爲長索以
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於是湖北諸郡皆降於吳吳國公發武昌追達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
督諭之曰彼猶孤蛇感牢中欲出無由久當自服若來衝突慎勿與戰且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其城不下也
二十四年吳王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
潛遣卒縋城走岳州告其狀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洪山去城二十里王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
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驕勇善戰人號稱濶張城中倚以爲重及被擒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潰
張今已爲我擒尚何恃而不降必先亦呼定邊曰吾已至此兄宜速降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
山下臨城中諸將相顧莫能聲傅友德率數百人一鼓奪之矢中額復洞脣戰益力城中益喪氣王復遣友德
薦臣冠復仁入城諭理使降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德憲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貪臣

雖死不恨矣王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耳汝行必不誤汝復仁至城下號哭

理驚召之入復相持痛哭哭止問故復仁諭以王意辭旨懇切時陳氏諸將無出定邊右者定邊亦知不可支
癸丑陳理肉袒衝體率定邊等詣軍門降理俯伏戰慄不敢仰視王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懼也
令官署入其宮傳命慰撫友誼父母凡府庫備蓄令理悉自取之道其文武官僚以次出門妻子貨裝皆傳自
隨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并晏然不知有兵城中民饑困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撫慰民
大悅於是漢沔荆岳郡縣相繼來降拱山在武昌府城南高冠山在東南

吳王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刑僥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築
取華雄爲天下主今天下之勢則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蠶起然皆不修法度以明軍
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又曰天下用兵河北有博嘯特種兩河中又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
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逕氣餽不能資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
士誠多姦謀而尙聞謀其御衆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眾固守襄土修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
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安天下於一今其時矣

吳常遇春等兵圍杭州既久崩天瑞子元震竊出帆兵勢逼春亦乘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其爲遇春也
遇之及遇春還元震始覺復來邀遇春遣壯士擰雙刀望之元震奮鬚髮以拒且問旦知遇春曰壯男子也合

去之

吳王遣使以書與庫庫特穆爾約其通好略曰博囉犯闕古今大惡此正閼下正義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然閼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額川新造之業而博囉寇犯不已廣變之術不可以不審閼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民雖不強然春秋恤交之義常切聯焉且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又何彼此之分哉英雄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濟時艱毋自猜阻失此好惟閼下圖之

(二十五年)吳常遇春鄧愈克贛州遇春等圍城凡五閱月熊天瑞援絕糧盡遣子元震出降天瑞等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於建康吳王問遇春克贛不殺畧甚遣使褒諭之曰子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降我國家千載相遇非偶然也捷音至予甚爲將軍嘉難曾彬之下江南向以加茲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予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橫斂民財及其降有司請仍歸徵之王曰此豈可為額耶命亟罷之并免去年秋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爲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遇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後復姓田氏

吳王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餕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覆若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故使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

齋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陳近聞軍中寡兵多穴潛者吾時爲試之莫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張士誠懷諸全之敗集兵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吳叛將謝再興攻諸全之城西陳延亘十餘里造廬舍建倉庫預爲必拔之計且分兵數萬據城北十里以遇援兵守將胡德濟堅壁拒之告急於嚴州朱文忠文忠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逼爲德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溯鈎臺知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拒之未至而千戶謝佑爲其伏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將各爲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率指揮朱亮祖等馳救丁巳去新城二十里而軍德濟潛使人告賊勢盛宜少避其鋒俟大軍至文忠曰昔謝元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兵在精不在衆乃下令曰彼衆而驕我少而銳以銳遇驕必克彼軍輜重山積此天以寓汝曹也勉之會有白氣覆軍上占之曰必勝祐朝會戰天大霧晦冥文忠使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等將左軍嚴德王韶等將右軍而自以中軍當敵衝會胡深遣耿天祐以援師至文忠復申約束晉前擣擊霧稍開文忠橫槊引鐵騎數十乘高騁下衝其中堅敵以精騎圍文忠數重矛屢及膝文忠大呼手格殺其騎將縱橫馳突所向皆靡左右軍乘之城中守兵亦鼓譟出土誠兵大潰逐北十餘里斬首數萬級文忠收兵會食遺指揮朱亮祖張斌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其同僉韓謙等六百甲士三千鎗仗獨棄收數日不盡伯昇再興

也
新城在諸暨縣西南六十里浦江縣在其西前鈎臺在桐廬縣西四十里七里隴

吳王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陽諸郡王舊與徐達等論襄漢形勢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襟喉英
雄所必爭之地今嚴不取將貽後憂況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壞地相連易於扇動譬之樹木安陸
襄陽爲枝沔陽爲幹幹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討之
與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遇春旣行王復調江西右丞鄧愈爲湖廣平章領兵繼其後使人謂愈曰凡
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若襄陽未下則令遇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武昌使聲援相應以遇定
之齊獻愈奉命遂行至是遇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遇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
與復守之吳王賜鄧愈書曰汝戍襄陽宜謹守法度山寨來歸吾兵民悉仍故籍小校以下悉令屯種且耕且
戰汝所戍地鄰庫庫若汝愛加於民法行於軍則彼所部皆將慕義來歸如脫虎口就繩母我賴汝如長城汝
其勉之愈於是拔荆棘立軍府營屯練卒拊循招撫威惠甚著景陵今天門縣

吳指揮朱亮祖等進攻建甯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諸軍次城下亮祖卽欲攻之胡深視氣概不利語
亮祖曰天時未協將必有災亮祖曰天道幽遠山澤之氣變懶無常何足徵也追深進兵深猶持不可德柔屯
錦江逼深陳後亮祖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而進破其二栅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日已
暮深突圍出伏兵起深馬蹶被執送於友定友定敬禮之深因盛稱吳王神威武雄雄屬心以喻友定友定
亦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遂遇害深久蒞鄉郡取冢寘厚用兵十餘年未嘗妄戮一人吳王嘗問宋濂曰

深何如人濂曰文武才也王曰誠然浙東一障吾方賴之比伐閩有星變王曰東南必失一員將亟論之深已

被害

錦江在建陽縣東二
雙導南注建溪

吳江陰水寨守將庶茂才遣告吳王曰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齎爲之備王使諭徐達曰茂才冒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軍既分彼將乘我水軍疾趨陸寨搗吾之虛此一醜策也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遇春深入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一醜策也兵法致人而不致於人爾宜塞唐使至卽令遇春駐師海安慎守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備之己未王親至茂才水寨又遣人以手書諭達等曰如有所冒卽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徐達常遇春克泰州據張士誠守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獻捷於建康且以守城事宜爲諸王命達以便宜處之其末下諸城乘勝進取徐達進兵攻高郵王聞之恐遂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命湖國勝率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圖取淮安濱泗范蔡港在泰興縣東南江濱係山亦在其旁南枕大江海安城在泰州東百二十里

(二十六年)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鞍山流竄江陰吳守將以聞吳王親往救之比至鎮江敵已營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庶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於江陰之山麓翌日庶茂才迫至浮子門遇海

舟五百艘逼海口乘潮薄吳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其乘舟登岸者伏兵掩擊之殆盡

吾山在江陰縣北馬頭沙在其北大

江中瓜洲鎮在北岸江陰山麓邑山支峯今曰蘆鼻嘴在江南岸浮子門一曰巫山門在江陰江中青草沙浦沙塘沙之中江浦屬險處也

吳徐達授宣興令漏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牆爲應國賛價之夜達指揮康

泰率數百人先入城敵閉門殺之王聞之怒召國勝決大杖十令步詣高郵國勝慚憤力攻既而達自宜興還督攻益力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將士王命悉遣戍河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差丁未王以發諭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衆當擇其精善用之水陸並進勿失機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領守

泰州海安應援江上

濠州李濟以城降於吳先是韓政兵至濠攻其水簾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顧時等以千桶砲石四面攻城時孫德崖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吳王嘗曰濠州乃吾家鄉張士誠據之我無家矣及復濠州吳王甚悅壬戌遣人質書諭宿州吏民以桑梓之邦不忍違興師旅調等宜體予懷毋爲自絕徐州守將同知樞密院事陸聚聞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軍降王以聚爲江淮行省參政仍守徐州

吳王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珠履領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餉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修城守禦宣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珠履遠來之兵野無所掠與

我軍相持師老力罷爾宣逼劉平章薛參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也不然事機一失爲我後患達聞命卽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人進取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東城龍尾埡澗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寶都竹昌左君炳皆出走吳師追奔十餘里獲寶都及炳將黃元師而還竹昌左君炳皆走汴梁至日晡時平章珠履車官軍來援政等復與戰於南門外大敗之珠履逃去還千戶趙祥以兵追至潁獲其運船以歸遂置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之柳淮淮安豐宋之安豐軍也在壽州西南嘉定陽

今正

吳王命中書左丞相徐達爲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爲副將軍帥兵二十萬伐張士誠吳王御城門集諸將佐諭之曰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劫掠毋妄殺戮毋發邱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毋輕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薦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爲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將發王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遇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覬者必禦其穴此行當直搥蘇州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王曰不然士誠起鹽豐興張天祐海元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爲手足士誠苟窮促天祐輩憚其俱毙必併力救之今不先分其勢而逼攻蘇州若天祐出湖州元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蘇州取之必夷遇春聽執前議王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蘇州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逼春不敢復言王乃屏左右謂逸遇春曰吾欲逼崩天祐從行俾爲吾反間天祐之降非其本意心苟快快適來之謀戒諭

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搗蘇州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旨如此則囉吾計中矣癸丑遣等帥諸軍發
龍江辛酉師至太湖己巳遇審榮敗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王聞之喜曰勝可必
襲翼西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其將石清汪海擒之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果叛降於士
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坐橋其右丞張天麟分三路以拒吳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麟自
當北路同僉唐榮爲後繼遣卒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連遣遇
春攻寶王弼攻天麟達自中路攻子實別置院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遇春與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
下弔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被擒天麟子寶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
城與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麟閉門拒守連遣國寶攻其西門自以大東經之子寶及同僉余得全院判張
得義出戰復敗走士誠又遣平軍朱邁王威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所稱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
二十萬屯城東之薈館築五砦自固連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遷鎮南姑嫂橋浦築十壘以絕薈館之援
李茂唐傑李成懷不敢遁去士誠增撥元祐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爲珍等擊却吳師乘夜擊之元祐亦遇遂
墮葬溝澗絕其糧道元紹元明之弟也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連等與戰於皂林之野又敗之龍江今上
門江口也洞庭山在太湖北西南湖州之北毗山在湖州北五里二坐橋一作三里橋去城三里也
舊在府東三十里東遷鎮在府東四十里烏鎮在府東南九十里皂林鎮在桐鄉縣北八里

吳王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諭之曰徐達等攻蘇州張士誠必聚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牽制之也我師或

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敵其中必有自損者爾往宣慎方略

張士誠自徐志堅敗被擒遣其右丞徐義至薦館覘形勢與常遇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張士僧出兵與薦館兵合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於平望別乘小船潛至烏鵲浦據薦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衆軍散走自是薦館挾絕餉餉不繼多出

降者平望城在吳江縣南四十五里嘉善縣北也

吳徐達復攻平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燒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憚卒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兵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却薛顥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衆大敗五太子及朱雲昌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遇春謂顥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性短小精悍能本土躍起文餘善沒水朱達昌珍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爲之奪氣昇山在湖

湖州府東二十一里

吳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先是文忠兵至餘杭道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惑歸於張氏今若來降可保不死且李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耳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趨杭州未至張士誠平寧海元明懷道與外郎方森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過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降無乃計太輕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繫今天兵如圍築當之若無不堪破若取至城下欲降恐無及故使先來請命文

起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元明卽日獻圖繕文忠至杭州元明等奉士誠所授諸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誅道左以女樂導迎文忠麾去之止聖鹿齋下令曰擅入民居者死一卒僨民並立斬以徇城中帖然得兵三萬糧二十萬執元平章努都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建康元明泰州人初與張士誠俱起鹽徒官軍圖高郵士誠與十八人突圍出走元明及李伯昇呂珍與焉三人相繼以城降士誠由是勢益孤

吳大將軍徐達等兵至蘇州城南鮀魚口擊張士誠將費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遇士誠兵又擊敗之焚其官渡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衆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葑門常遇春軍虎邱郭興軍震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閻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炳文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西北四面築長圍困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圖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其上又設甕喝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嘗沒水天祐潛合入蘇州與士誠相聞邇卒獲之於閻門水柵旁送達軍逆釋而用之時蘇州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爲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蠍丸者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吳武德衛指揮茅城戰死
諸魚口在吳江縣北十八里尹山橋在蘇州府南二十五里葑門在蘇城東南虎邱在城西北
婁門在葑門北青門西南門也閑門西北門盤門南面西門西門閑門二門北門齊平二門也

(二十七年)庫庫特穆爾道左丞李二以徐州兵駐陵子村吳參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禦之友德度兵寡不敵送鹽鹽餉其出掠以二千人泝河至呂梁登陸擊之則其駙將韓乙餘衆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復至亟

連城開門而陳於野臥戈以待約聞鼓聲則起二果至鳴鼓士躍起衝其前鋒衆大潰多溺死遂擒二吳王聞曉子村之捷謂都督府臣曰此蓋庫庫之游兵故以此制我使我將騎兵悄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善戰者知彼知己察於未形司語安豐大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爲之備曉子村在亳州府東呂梁山在府東南六十里

吳下令設文武科取士令曰應文舉者察之言行以觀其德者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督算輪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爲勸諭俟期之歲充貢京師

蘇州圍久不下吳王以舊遺張士誠勸以全身保族如漢寶融宋錢俶故事士誠不報己酉士誠欲突圍決戰覩城左方見軍陳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禧洪元紹潛出西門欲掩襲吳軍轉至閶門將奔常遇春營遇春覺其至分兵北滅其兵後還軍與戰夏久未決士誠復遣其參政黃哈喇巴圖率兵千餘人助之自出兵山塘爲壘塘路狹塞不可進麾令稍卻遇春撫王炳背曰軍中以爾爲猛將能爲我取此乎炳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衆小卻遇春因率衆乘之士誠兵大敗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西門索戰鋒甚銳遇春擊之兵少御士誠弟士僧方在城樓上督戰忽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遂鳴金收軍遇春乘勢掩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逼其城自是士誠不得出矣時徐達令四十八衛將士每衛製鐵騎架五座它鐵架各五十餘座昼夜礮擊不絕士僧強鄰城上兩銀椅與參政謝飭等食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飛礮碎其首而死山塘在廬州

庫庫特穆爾增兵入關日求決戰李思齊張良弼等軍頗不支使人求助於朝廷朝廷因遣左丞袁灝及知院安定臣中丞明託特穆爾傳旨令兩家罷攻各率所部共清江淮孫勦進密計於庫庫曰我西事功垂成不可誤聽愚兵之言且衰涣貴人也此非其本意可令在京藏吏私賄其家則渙必助我而西事可成也庫庫如其計渙果私布焉於庫庫曰不除張李終爲永相後患於是攻張李益急秋七月關中兵勝負猶未決庫庫特穆爾謂孫勦趙恒曰今當何如並對曰關中四竊獨李思齊最强思齊破則三軍不攻自服矣今關中兵將相持不決所畏者惟摩該耳宜抽摩該一軍疾趨河中自河中渡河搗鳳翔殲思齊乘穴出其不意則渭北之單一戰可降此唐莊宗破汴梁之策也關中既定然後出兵以討江淮破之必矣庫庫即行其策檄摩該率兵攻鳳翔摩該部將多博囉特穆爾之黨及摩該奉檄謁往陝西行至衛輝諸將夜聚謀曰我禮官軍殺南兵可也今聞欲趨鳳翔鳳翔亦官軍也以官軍殺官軍其謂之何其衆俱以爲然遂相約扶摩該爲總兵摩該督諭兵先爲察罕特穆爾所僣任驅保自察罕特穆爾起兵以來勇冠諸軍功最高至是皆不服庫庫特穆爾摩該使其首領官胡安之控告朝廷遣節將北奪彰德西奪懷慶

燕州圍城既久購天瑞載城中作飛礮拆祠廟民居爲礮具連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不得傷達督將士破葑門過春破闕門新寨連牽索渡橋進築城下其糧塞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

軍門內令周仁立棚以補外城傑及周仁潘元紹皆降士誠軍大潰諸將遂竄附登城士誠更使其副樞密劉毅收餘兵尙二三萬親率之戰於萬壽寺東街復敗毅降士誠倉皇躡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詣其妻劉曰我敗且死若曹何爲劉曰必不負君乃積薪齊雲樓下城破自焚死士誠獨坐至中達遣李伯昇諭意時日已暮士誠拒戶自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挽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理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中途易以戶屏昇至舟中獲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馮介等并元宗室神保大王赫罕等皆送建康而誅賤天瑞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之先集將士申明王意令將士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掠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不敢妄動居民宴然

吳王謂徐達等曰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王宣反側河南則庫庫跋扈亂則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元祐將亡其幾已見今欲北伐何以決勝督遇春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直搗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撫寧而可勝也都城既克有似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瓴而下矣王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愚師深入不能即破頓於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枢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雪中九原以及開廟可席卷而下矣諸將皆曰善吳王命徐達爲征討大將軍常遇春爲

副將軍率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是時名將必推遇春兩人才勇相類遇春體疾故深入而速尤長於謀略遇春每下城邑不能無缺憾遇春所至不擾卽禮壯士與謀稍以恩義俾爲己用至是莫不讌諸將曰御軍持重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爲將之體者莫若大將軍速當百萬衆摧鋒陷堅莫如副將軍遇春然身爲大將好與小校角甚非所望也

吳征南將軍湯和自紹興渡賈娥江進大餘擒降其知州李密及上虞縣尹沈溫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西門府判徐晉等率屬官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珍驅所部乘海州遁去和率兵追之國珍以衆迎戰和擊敗之擒其將方惟益等國珍率餘衆入海和還師廣元徇下定海賴貽諸縣慶元今南康府臨江在紹興府東

吳王遣使至延平招諭平章陳友定友定置酒大會諸將及賓客殺吳使者瀝其血酒囊中與衆酌飲之嘗於宋亡吾賢並受朝廷厚恩有不以死拒者身磔妻子戮逆桂巡禦福州嚴兵爲拒守計

吳王遣使諭徐達等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知兵欲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其衝要以斷援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如未下益都卽宜進取濟甯濟南二郡旣下則益都以喪勢窮力竭如囊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庚子吳克滕州初徐達令平章

總政分兵扼黃河以断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寶略滕州其守將初諱固守已而遁去遂克其城徐達攻下

益都平章李志保降宣慰使巴延布哈總督胡濬知院張復皆死之遇遂徇下御光臨淄昌樂高苑令指揮葉

國珍等守之初吳軍壓境巴延布哈力戰以拒及城陷巴延布哈迎拜其母曰兒忠孝不能兩全有二弟可爲終養已乃趨官舍坐堂上吳將素聞其聲召之再三不往既而面縛之巴延布哈曰我元朝進士官至樞品臣各爲其主豈肯事二姓乎遂不屈而死其妻阿疇珍及二弟之妻各抱幼子投井死戊申吳宋迪使山東募旨張興祖能推誠待人降將有可用者即使領舊兵進取王曰此非良策聞興祖麾下降將有領千騎者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往諭興祖今後得降將悉送以來勿自留也吳王遣使諭徐達常遇春曰屢勝之兵易驕久勝之師易潰能無乎敗乃可無敗能慎乎成乃可有成若一懈怠必爲人所乘將軍其地之徐達自濟南復還益都進取登萊州縣已平登州守將董車萊州守將安然各降於吳補臺民有供饑蘇連令者徐達欲斬之其子乞以身代達送之建康吳王嘉其孝并其父宥之

吳征南將軍湯和卒師克福州初陳友定環城外築壘爲備每五十步更築一堡嚴兵守之聞吳軍入杉關乃留同知都正保副福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自率精銳守慈平以相掎角時和等行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入五虎門駐師南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爲平章庫春所殺吳師登岸將圍城庫春領衆出南門竝擊指揮謝德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參政袁仁塞遣人納款吳師於臺上鑿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於水門和擊殺之賴正保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庫春等皆懷印授挈妻子遁去參政吳克仁赴水先行宣政院使多爾瑪不屈下獄死時效院使特穆爾居侯官聞吳軍攻城急歎曰戰守非我得

烏無以報國乃刺繡樓下殺其妻妾及二女縱火焚之遂自刎和入省署撫贛軍民遺袁仁望與外郡余善招諭興化淳東諸路其福寧等州縣未附者分兵略定

杉關在邵武府光澤縣西北九十里五虎門在南平府南百里海中當閩江之口南臺灣江閩江至府城南鈞臺山下

名

(二十八年)明胡廷瑞克建甯湯和進攻延平陳友定謀於眾曰敵兵銳難於爭鋒不如持久困之諸將請出戰不許數請不已友定疑所部欲殺前院判軍士多出降者軍器局災城中破聲震地明師知有變急攻城友定呼其屬訣曰大事已去吾一死報國諸軍努力因退入省堂衣冠北面再拜仰棄死所部爭開門納明師入

廻視友定猶未絕也

時

王已稱

帝

號

明矣

時

王已稱

帝

號

明矣

時

王已稱

帝

號

明矣

明召徐達至行在六月庚子朔達入見明帝置酒勞之且謀北伐達曰大軍平齊魯掃河洛庫庫特穆爾邊巡觀望瀘關既克李思齊狼狽西奔元聲援已絕今乘勝直搃元都可不戰有也明帝曰善達復進曰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將窮追之乎明帝曰氣運有盛衰彼今衰矣不煩窮兵出塞之後固守以防其侵軼可也

明師攻靖江久不下楊瓈謂諸將曰彼所恃西濠水耳決其隄破之必矣乃遣指揮邱廣攻隔口關殺守隄兵盡決濠水築土隄五道傳於城城中猶固守急攻克之先是參政張彬攻南關為守城者所誑怒欲屠其民環入立築止之瓈復移師徇郴州降其兩江土官黃英岑伯顏等廖永忠亦克南寧泉州廣西悉定

靖江即靜江今桂林府

